LIBRARY
SEP 19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705
E5976
A16
1778
v 11

午亭文編卷三十五

門人侯官林佶輯錄

序

御製文集擬後序

葢聞天行垂象則雲漢昭回地德含章則山川經紀此河洛呈其精蘊苞符闡其祕奧也聖人參兩儀而則二曜該物序而察民彝演為圖疇以教萬世則人文化成之道懋焉是知覺世牖民開物成務必賴亶聰首出躬文德以表建於上而昭宣於修辭立訓英華發於和順篤實著為輝光然後三物以惇四術以備户佩詩書之澤人游儒雅之林而一時之生其際者即山陬海澨靡不涵濡盛化以近天子之光則豈非上聖之引規太平

之駿烈也哉欽惟
皇上遹志典學勵精勤政德業之隆治功之盛赫赫巍
巍不可殫悉自滋祚迄今齋莊祗肅對越
天
祖孝敬
兩宮勤勞天下興起教化修明制度文經武緯禮序樂
和寬冲以體羣下之情惠懷以普黎庶之德銷金革而
四海永清垂衣裳而八荒在宥至若天時之盈虛地利
之險易邦用之豐約兵師之因革民風之情偽吏治之
貪廉莫不悉歸　睿照潛納　皇衷故凡施為建立見
於詔號命令之中出話吐辭之際所謂二帝三王之言

語行事而典謨訓誥之文也若 聖藻天葩形諸篇翰
時而洛徽有位元首股肱之歌也時而諷諭民俗蕩平
正直之訓也時而切指物類户牖杖屨之銘也時而流
覽景光阜財解愠之奏也葢惟
皇上徇齊性成緝熙時敏質本生知而猶好學聖由天
縱而又多能以故蓄諸中而彰諸外者抒寫化工渾涵
元氣鎔裁古今陶鑄萬彙炳煌焜燿至於此極臣叨塵
法從久侍經帷每聆 玉音推解經傳奧旨發前聖未
發之微言傳古人不傳之深意下及諸史百家罔不旁
通曲暢而 深宮清燕未嘗一時輟書冊不觀臣固知
聖謨洋洋並六藝而昭諸天壤者洵有所原本而然也

雖義蘊高深同體冲漠神明於意言之表非臣庶所能
仰窺萬一而即而求之引伸而紬繹之則仰觀俯察之
機時行物生之妙可以想見端倪沐浴鼓舞於不自已
矣然而　至德謙光富有若虛久藏緗袠迺因廷臣敦
請再三始命彙次編爲四十卷將見流布寰區貽垂典
則咸得瞻日月之末光挹河海之餘潤彬彬乎有所感
發興起以永底夫道一風同之治猗歟盛哉

癸丑武會試錄後序

歲癸丑九月天下貢材武士於京中樞臣請舉會試奉
命拔騎步射及格者七千有奇
上曰爾廷敬其副卿馮溥徃衡其文前此未有以詞臣

副執政大臣典會試者蓋異數也臣謭劣聞　命戰栗黽勉祗役既取數如額錄當獻臣得綴言末簡臣惟國家取士文武殊科然革前代武學師太公之陋學統於儒師統於孔子文不兼騎射武顧兼策論何也此非難武士也誠重之也夫武而不文其人任卒伍而不足任偏裨任偏裨而不足任大將者也兵家者言毋逾孫吳呂李司馬尉繚諸書今武士合而治之闈中發策則漢唐宋諸名將已然之迹與夫天下塞障耕屯保伍諸事旁及莫遺又明示以七書之外之書無不當肆力矣士苟雅能明習得其要領發為文辭具有倫貫異日干城貔虎之選取諸此不已裕哉且夫麤獷桀驁者武士之

習也一變其習使人不得以赳桓目之而庶幾於古之雅歌投壺羽扇綸巾者非沫浴書冊漸靡師儒不為功若此者非皆論策宜重之明驗乎蓋自古承平既久勢漸輕武不惟文士輕武武亦自厭其武馴至盡隳武備而不可振今重武兼重文正所以常重武而不至於輕也草莽鄙生妄謂先之騎射武士所事也重之也至於論策則已略允若茲當其鑿控縱送無不及格盡收之奚不可而乃決去留於操觚不亦可以已乎臣於棘闈中從臣溥後慎簡諸士所作登其可若冀或可仰佐得人以無孤任使至意復著其說喻天下繼起諸士使皆知國家文武無畸重決捨之暇即咿唔而不敢有略文

之心昔周之盛也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
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皆卿大夫之材及其淠彼涇
舟烝徒檝之皆將帥之選臣知自今以始人材蔚起克
文克武雖成周之盛無多讓矣

辛未會試錄序

洪惟我
皇上聖神文武勤儉寬仁道隆化洽德厚恩溥是以府
修事和績熙功叙典章文物粲然光昭煌煌乎駕三古
邁百王洵聖作之崇閎帝載之顯懿也歲在重光
協洽當試士於南宮禮臣請典厥事者
上命臣玉書臣廷敬偕臣光地臣士正以往臣廷敬聞

命惶恐自惟駑材下質忝竊遭逢迂疎暗僿無所建明
涓埃莫報感悚徒深伏覩我
皇上天縱至聖好古敏求經史百家兼綜並貫手撰
御集盈溢縹緗　聖諳精微　天章炳蔚朗乎如日月
之垂照淵乎如江海之迴瀾自載籍所稱未嘗有也至
若評較古今文字　睿鑒超然片言論定迥出羣臣之
上蓋得乎學者至矣臣從諸臣後固所日仰高深而弗
能颺贊者也我
皇上功德文章之盛巍煥若此如臣之愚備員尸素銜
文鉅務曷克勉稱　聖心曩壬戌之後既奉　詔使今
復荷茲任敢不益矢精白毋負初心臣伏思易書詩之

言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書曰萬邦黎獻共惟
帝臣惟帝時舉詩曰藹藹王多吉士自古帝王宰化出
政誕造鴻休悉本賢材之盛嚮成襄贊之隆也明甚今
者
聖主雅化作人振興文運敦勵士風美意良規甚悉甚
備而睿文藻翰勒金石而光簡冊者昭垂於太學之
庭鄒魯之邦白鹿鵞湖之祠崇重表章靡所弗至林廟
之豆籩載薦闕里之修葺維新廣頖宮之搜羅設八旗
之科目人材輩出仕進途寬葢
聖天子在上而名山大川之鍾秀詩書禮樂之甄陶伏
處而謳歌悠悠於寬閑寂莫之鄉欲効一得出一長以

佐王事而策勳名其懷抱有素固願司衡者善擇識之使不失公慎以集事將何以上醻　皇命下不媿於多士乎矧天地神明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早夜乾惕兢兢以自持者殆食無寧晷而寐不安席也臣甫入闈遂與同事諸臣誓告司盟冀答　主知於萬一風簾月案披閱維嚴大抵士習不同文體各別摛藻掞華英采外絢者才之勝也抱樸含章情文內蘊者養既具也若夫才以學斂養與識優探六藝之祕徽芟羣言之浮蔓沈浸醲郁光輝發越而準以先民之矩矱可為繼起之津梁前古後今不可多見茲值盛化之漸摩休風之光被亦庶幾乎其遇之他如蹈空襲虛支離其辭說者皆擯而

弗敢以錄蓋仰體我
皇上崇實學黜虛聲之至意焉夫一朝之取舍即吏治之攸關民事之所係若所錄之不當又且以負天下矣
臣又謂多士自昔文行一致蓋道德文章出於一而言語事功不得歧而視之也多士於嚴更漏刻之餘殫思竭慮聚寒窗之攻苦以進於校士者皆所以闡明聖賢之緒言備國家異時之實用豈其出身事 主而忘之多士自今以往其益居敬窮理推誠致行盟心於幽獨立身於家邦宣力於猷為竭忠於 君父求副
聖天子敷奏明試之盛心則今日者無負簡命之諄諄無愧於多士之濟濟且無慚於天下之大矣多士勉焉

臣方與多士交勉焉

癸未會試録序

欽惟我
皇上統天建極治定功成於今四十有二年歲在癸未
春二月當大比天下士禮臣請典試事者臣自陳昏瞀
既列狀上奏
上弗允命臣廷敬偕臣賜履臣瀏臣汝霖典厥事臣廷
敬聞命彷徨震悚移日伏念臣備官銓曹侍直內
殿恐滋隕越常懷氷兢茲當校士之重寄敢弛夙夜之
初心且多士來自草澤山陬海澨皆知
聖人在上道濟羣生文明之化光昭下土夫既入愚淬

礪俗鑄陶甄臣又何敢不益自鞭策以上思答夫
聖恩下不愧於多士乎今鎖闈畢事錄文以獻例得題
言篇端臣不敢為枝言蕪辭謹識其大者仰冀　省覽
焉蓋臣今奉　命而論者文也夫文以載道道命於天
而得於人知天之所以命知人之所以傳夫然後道尊而
學正學正而文興則今日道統之傳文運繫焉與其大
者也臣謹識焉惟天陰隲下民篤生聖神作之君作之
師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皆以聖人之德居
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道統之傳常在上而不在下也
若有其德而無其位則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之
實故自孔子以來道統之傳常在於下揆之天降生民

之意豈適如此哉且夫天道貞觀無往不復故知今日若道統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矣在下者傳之師儒僅寄於語言文字而在上者則見諸行事之實哉我上以聖德而居天位天下大治生民乂安故知道統之傳果在上而不在下也昔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歷叙其傳亦大率以五百年為斷以今考之在上者莫不皆然而在下者則或不盡然也然而其始之自上以及下其後之由下以歸上者亦莫不皆然也孟子謂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所謂在上者莫不

皆然也又謂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此所謂始之自上以及下者莫不皆然也又謂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自是以降或千有餘歲或百餘歲或不必百餘歲若周子若二程子若朱子此所謂在下者或不盡然也若是者何也天之鄭重夫在上者之傳故以五百年為斷其不必五百年者蓋僅寄之語言文字以衍斯道於絕續之交特在下者之事耳惟是師儒之統轉而屬之帝王則五百年之期斷然其不爽者將復合焉此所謂後之由下以歸於上者莫不皆然也蓋自周子二程子朱子而來至於今五百年矣我

皇上論世知人崇朱子之學頌其詩讀其書存諸德行見於文章舉而措諸天下之民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常在上而不在下故道統之傳由下以歸於上者此正其時也此乃天之所以降生下民之意也臣嘗伏而思之天下之士涵濡於雅化鼓舞於　皇風者亦已久矣而聖人之道傳之在我

皇上者天下之人將皆知之而其所以朝斯夕斯實用其力者天下之人或未能窺其詳也臣日侍　內廷因得臚舉焉

皇上總攬八紘日有萬幾舉凡立綱陳紀制治綏猷諸大政事發於

聖衷行於天下者旣莫不與古先聖王之道異世而同
符矣而勤思至道博極羣書燕閒之頃貺情六籍慈誨
青宮訓督 皇子詩書講誦 殿陛之地儼若鄒魯
之鄉作爲文章巍巍乎與典誥同風至於帖括之文百
家之藝盡在
聖明之鑒豈非道統所歸實有本末兼該源流共貫者
與今日者親得
聖人而爲君師雖不敢與於大道之傳而亦幸在見知
之列將見由文王以來濟濟之多士藹藹之吉人復生
於王國以上佐
壽考作人之雅化而時雍風動萬邦黎獻共惟帝臣馴

至於矢謨賡歌亮采惠廸之風以幾乎唐虞郅治之盛則道之在上而下被其政教者將永永焉傳之千萬歲而無窮又豈五百年之可以數計者哉謹以告多士者為
黼扆獻焉

御定全唐詩後序

大庭軒轅遐哉邈矣唐虞之稱詩也帝舜則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而申以喜起之義曰百工熙哉以勉其臣大禹則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而申以董戒之義曰勸之以九歌俾勿壞以訓其民是詩之所以訓勉其臣民而通於政教者見於虞夏之書可考而知也周之興也武王既定天下巡狩述職陳列國之詩以行其慶讓孔

頴達述巡狩之禮引王制曰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是二南之詩得於巡狩者周初政教之美所由傳也宣平以還正變迭奏邶鄘而下失得互陳微獨當時采風知列國之政教而考古論世者亦可以得其升降汚隆之故焉漢魏去古未遠六朝以來餘波綺靡洎夫有唐太宗起而振之本國風雅頌之遺有古歌今律諸體上倡其鴻製下衍其清音彬彬盛哉以及中晩之際與周詩正變約略相倣故觀全唐之詩愈有以知政教之所關為尤重焉我

皇上接唐虞之統闡文武之傳躬致昇平協和萬國士詠於室農謳於田蒸蒸然有詩書禮樂之風而 九重

深念時省兆民黃髮歌衢垂髫擊壤何其盛與蓋天下涵濡於
聖澤之中者於今久矣惟我
皇上以道德之純粹發為事功以性情之中和孚於民物舉凡彰施於政令誥告之間皆原本六經度越前史而下之觀感而化詠歌蹈舞於不自知者則有近乎詩教之興傳曰王者之風必本聖人之化夫惟功德之隆有以致此也至若
御製詩文經緯天地陶鑄萬彙炳炳琅琅留　玉几而祕金函者猶未盡登琬琰昭布域中而往往蒐羅編輯百家有用之書足以佐邦政裨世教者無不剞劂以訓

勉臣民煥乎文教之美莫與京矣會翰林侍讀徐倬進
全唐詩録
皇上覽而嘉焉還倬禮部侍郎以風厲天下
命以大府之金校刊於其家既
親製宸章冠之簡首復
命臣等為後序臣廷敬自以爝火螢光在　日月之下
屛營累息經涉歳時伏念我
皇上功德之巍巍既如彼文教之煌煌又如此此即大
舜之勅時幾熙百工大禹之勸九歌俾勿壞之至意也
即詩教之所感孚遂可因全唐之詩録遡成周之二南
而永媲美於中天之盛也矣

刻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序

周禮比閭族黨州鄉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義各立其長教令以行之下士為比長中士為閭胥上士為族師下大夫為黨正中大夫為州長命卿為鄉大夫比五家耳遞累而至於鄉蓋萬有二千五百家焉比閭族黨州鄉為地六而鄉最大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長六而鄉大夫最尊又司徒所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氏曰三公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蓋鄉者民之聚也故後世言民之聚者必曰某鄉某鄉云然古之鄉比於後世之鄉邑今所謂鄉不過古之比閭族黨而已

黨於州者亦尠矣考比閭族黨州鄉之制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愛相和親有罪奇衺則相及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則屬民而讀邦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

受之登之天府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嗚呼先王之制何其善哉鄉老鄉大夫下近於民而上達於天子故其時之政即其教其時之吏即其師下至比閭族黨州莫不皆然此所謂善也今之鄉不得齒於古之州獨不可以齒於比閭族黨乎亦猶有同於古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其吏其師者乎亦何惟夫其政無其法其教無其道也今之學官猶秦漢以來之博士官文學椽耳政與教殊途吏與師異趣矣然而能舉其教與師之職者十百而不一見也政與吏之不古若又何足惟焉此賢人君子之所以大懼而思有以補其法之所不及也余覽朱子增損呂氏鄉約有先王政

教之遺意惜吾不得見鄉老鄉大夫興賢興能之盛矣而姑與比閭族黨之人樂而服習焉非敢自以謂能之也聊竊附於賢人君子之所大懼云爾

經義考序

朱竹垞先生歸隱小長蘆中以緝學著書自娛遠屏聲迹獨千里寓書於余曰彝尊所輯經義考三百卷今已就九經之外旁及緯候唐宋以來碑版傳說援采頗多公其惠踐前諾畀以序言廷敬發書喟然曰經義之存佚聖道之因以顯晦而君子之所尤宜盡心者也凡經之存佚不於其書於其人且於其時有佚而若存者有存而若佚者秦燒書坑儒經佚矣漢興於残烟斷燼之

餘掇拾其什一二其時專門名家引經制事雖守殘抱闕彬彬乎有近古之風焉其後以經選士設科射策乃有通義之目經義之存莫盛於此夫其初所謂經者易書詩禮春秋而已是以石渠之論稱制臨決者曰五經同異孝章修甘露故事亦曰論五經於白虎觀唐貞觀中乃分列九經而唐之經義不勝於漢若是乎佚者若存而存者若佚也夫經以致用致用之實莫大乎教人取士之法則由唐宋以來其得失之故可覩矣唐初沿隋舊置六科其後科目雖繁大要以明經進士為重明經試經義進士試策詩賦雜文亦貼經故尤以是科為重後雖稍浮濫終唐之世卒未有以易之也宋初制先

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後所重者詩賦論三題熙寧元祐之間詩賦經義罷復錯互而王安石呂惠卿剏始之經義迄於今流毒無窮焉詩賦雖詞章之學而精其業非通經學古者則不克以為今之經義名雖正而實則乖蓋王氏之經學行而經亡滋甚矣安石曰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也嗚呼豈知並學究而失之乎今古經具在而學術如此則經之存佚皆不可得而問矣今竹垞所著經義考至於三百卷之多其或存或佚詳載於編余以為經竹垞之考定存者固森然其畢具而佚者亦絕其穿鑿附會之端則經義之存又莫有盛於此時者矣微竹垞博學深思其孰克

為之
聖天子典學右文石渠白虎集議方殷諸儒必將以竹垞為太師而正經學以淵人才有厚望焉余序竹垞經義之書而及唐宋以來所以教人取士之法蓋深有慨於聖道顯晦之故而重有幸於今茲也

合刻呂氏二編序

康熙三十年夏六月予承乏刑官之長見諸犯法者士與吏多有不幸出於無心而凡民之愚皆其所自取然其始或皆以微故罹於刑辟至有以三銅錢殺人而抵者雖其氣質之惡亦坐未嘗深知人不可殺之故寧貿貿焉即於死而莫能悟也是豈非其人之獨不幸與今

國家修明法度中外凜然士大夫幾幾有懷刑之風而鄙野之甿觸禁未止夫聖天子之加意教化至矣而民不悟意有司者文法密深罕所譬曉無以發其天良使漸漬染濡馴至於刑措之盛與予觀寧陵呂新吾先生增述其先公漁隱閒翁小兒語及所自為宗約歌自閭閻童稚閨閤婦人牧夫佔人野諺巷語約以精理諧為音聲是固無密深之艱而有譬曉之易者也夫殺人者抵民未有不知乃猶貿貿焉犯而莫之顧者非其不知人不可殺而人之所以不可殺之故凡民之知之者或鮮矣此二編者雖非獨為此而作然童而聞之熟於口耳而悅於心人之所以不可殺之故將深知其意長

焉老焉謹而避之民之犯於刑者亦鮮矣則以是仰佐
聖明教化之指豈謂無補哉初汶上岳鎮九峰秀刻
此二編以教其家人鎮九去京師久刻本不可多得予
謂無以廣其流播也乃取是二編合而刻之予不敢隱
鎮九之美者亦竊附於君子與人為善之義云爾是年
七月朔日澤州陳廷敬書

日下舊聞序

周禮大司徒掌邦教而其所亟者乃在以天下土地之
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
衍原隰之名物而其所重尤在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
物生然後以十二教治五物焉夫以掌邦教之官而其

亟且重者顧乃在於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惟五地之物生既辨而後乃以施教焉則五地之物生所繫之亟且重可知也而其六官之篇必先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若是乎先王建邦設都凡以順天道察地理宜壤土之所生以求盡夫人物之性而施吾教焉亦豈猶後世憑險阻域封疆角彊立於天下如秦漢以來所謂攻守異勢婁敬告漢高帝以力取不可以德守諸為說之陋者哉古者建國其始見於書曰陶唐有此冀方穀梁謂冀者天下之中州自唐虞夏殷皆都焉虞夏之時分天下為九州冀州地最廣河東河北皆在其域中舜分冀為幽并營幽

與幷皆冀地也由此言之則今之　帝京正當冀之封
域蓋唐虞夏殷之所都而天子之常居也梁襄言燕都
地處雄要北倚山險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雖
王者建邦不務險阻之憑封疆之域而燕之形勝自古
都會之雄卒莫有過焉者其至盛矣哉易大傳曰聖人
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惟燕當之矣詩云天命多辟
設都於禹之績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言封畿寰宇
之表儀也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既不可
以不辨而又將以為教所由施其繫之亟且重如此也
則夫廣覽博觀精識而詳說之仰稽天道俯察地理及
壤土之所生人物之所宜推原先王建邦設都之意布

諸冊書使因物而施教者於是乎有取焉詎不偉與朱君竹垞彊力嗜學著星土世紀一卷形勝一卷宮室七卷城市九卷郊坰六卷京畿十一卷僑治附焉邊障二卷户版風俗物產一卷雜綴一卷終以石鼓考三卷統名其書曰日下舊聞而采輯羣書至千二百餘種之多可謂廣覽博觀精識而詳說之者矣以余觀其意不顓務言險阻封疆之勝始之星土世紀而終之以石鼓之文大抵與秦漢以來儒者形勢之論以及奉春君之陋說殆什伯不侔矣擇而取焉吾望夫因物以施教者

朱子論定文鈔序

衆言淆亂折諸聖去聖日遠邪說害正不有其人排斥

而決擇之以衷諸孔子則天下倀倀焉如瞽者之無相瞑行之無燭不及於顛躓陷溺無所底也當戰國時去孔子猶未遠而楊墨告子之徒各倡異說塞仁義之塗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洎秦以來游士縱橫捭闔傾動世主其人皆詐謀詭論欲苟一時之得不復顧萬世之害舉先王所以成教化而美風俗者毀裂滅絶其害甚於燔書浸淫既久中於人心由是百家紛出奮其私知敢有顯然非聖之書矣兩漢雖表章六經而微言既湮其流至於曲學阿世迨其後生心害政以致禍亂相尋歷晉唐洎五季之時彌甚矣中間二三賢喆之士如韓歐諸君子出而力爭之聖人之道賴以綿綿延延不墜

於地然亦莫有能集諸子之言而滙歸於一是者也故即濂洛之賢其言亦僅邈焉孤存於世逮及南宋紫陽奮興於千載之下正百家而集大成迨於今世之學者知道之有歸而學之有統謂非朱子之功將誰屬哉昔韓子聽論楊墨之害等於洪水降及後世曲學之患甚於異端昌黎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然則朱子之為功亦不在孟子下矣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孟子願學孔子者也曰我知言夫言之淆亂難知也久矣由孟子辨之而天下後世始因以知之今去孟子之時千有餘歲羣言之紛綸莫可紀極朱子從而別白是正焉而天下之言理者始歸於一是朱子之知言繼孟子而

興起者也其言散見於羣書及見本集中者石門吳子青壇距戶十年餘潛心蒐輯薈萃成編名曰朱子論定文鈔昔人謂仲尼篤說者朱子篤孔子之說者也今復篤朱子之說可謂金口而木舌者矣

聖天子典學重道紹接洙泗陂衺新異之說不得至於黼扆之前知言獨至矣是書也上佐　乙夜之觀益廣文明之化又豈僅為學士大夫誦說服習之書而已也哉然學士大夫果皆能誦說而服習之以求至乎成教化而美風俗則簡冊之所傳即政教之所布也知言之功不其偉與青壇以書問序於余余是以樂為之序

四書字畫約序

四書之書髫髮誦習白首茫然能得其意者鮮矣顧其立言文從字順非有聱牙詰曲棘喉溥吻之音世之學者動稱古文奇字過矣其為書數萬言約而取之凡二千三百二十五字耳而天地古今洪纖高下事物之理修己治人之道不出此二千三百二十五字之中而罔不備焉雖古之善立言者無以過之若是則聖賢之所貴古文奇字云乎哉古文奇字亦有加於四子之書之所言者哉傳曰修辭立其誠又曰吉人之辭寡蓋立誠則辭自寡四子之書辭之寡者也而古文奇字不與焉後世立言者將何所取法與陽城王君端木約取其字參伍研極能審知其點畫之所以然孟子所謂博學而

詳說之此非其一端與聞嘗謂小學之為功於經書甚鉅如陸德明釋文顏師古刊繆正俗張參五經文字元度九經字樣賈昌朝羣經音辨毛居正六經正誤皆是也四子之書約其字而詳說之則自王君始王君且老尚為諸生為此以詔後學亦小學之功也而余則進以立言之說者以世所當治之書更無急於四子而其為字如此其少其為用之大舉天下所當治之書莫之能或急於此則是立言之道不在彼而在此可知也王君好學深思亦喜古文奇字故為是說以告之

傳經堂集序

吾修勝國史至所謂靖難時忠臣義士益攬其軼事而

悲之夫以燕之雄及其一時攀鱗附翼之人皆已灰沉煙滅散漫於蟲魚蠹簡之中況其姦回邪佞苟富貴而賊忠良此人皆澤已斬矣僅而存者亦黯黮而無聞也而忠臣義士世皆知重其苗裔吾嘗訪而求之問其家牒之所藏弆長老之所傳聞苟遇其人樂與之游焉前年得一人華亭廖子樾所今年得一人仁和卓子次厚兩人者之先余既採其行事編之史傳於廖氏又別為小傳以記其家世之賢兩人既世為通家又相好也而樾所從吾游且久於是次厚屬樾所別求余文序其所謂傳經堂集者蓋卓氏自忠正公而後聞人輩出而入齋蓮旬蕊淵三先生尤以文章經術為世所宗蕊淵之

子火傳賢而有文建祠祀三先生櫝而藏其遺書於廟歲時奉以出以教其子孫於是傳經堂之名所由著也而海内文章之士慕其流風咏歌頌說其遺烈火傳編爲大集而次厚繼其先人之志收羅益多三先生之賢凡名能爲文章者亦既揚扢而紀載之矣而吾獨悲忠臣義士事人國家不幸而遭變故仗節死義雖其芳名盛美足以傳之於無窮然求其後世子孫有能念爾祖而勿替厥休者亦寥寥其難焉今吾於廖氏既有遇也又得卓子及聞其先世之流風遺烈而頌說之以竊附於海内文章之士亦可謂幸已然吾聞金川門失守時忠正之子孫變易姓名乃得出避於塘西而廖氏竄流

之金山其後子孫稍得徙申浦之南其艱危如此今卓
氏雖盛矣亦尚其敬念之哉

洎水齋文鈔序

陽城之西壤境相接憧三四十里許在行山溪谷之間由明以來以科第顯立名當世者其多至踰晉以南數郡縣陽城蓋天下人材所自出也今未易殫數其尤為天下所知者有若楊公繼宗原公傑王公國光孫公居相張公銓或以清節或以事功或以直敢言或以忠死事此五君者皆天下所知者也準以洙泗之四科則班班乎德行政事言語之選焉疎菴有文而略拱陽長於論事蓋文學之難雖賢者不能兼而有之矣幸而有之

而其人苟不亟亟於表襮好名以求自異雖同時之人知相推許而知者半不知者亦半迨其後聲塵湮滅而無聞此才人志士之所以摧心飲恨於斯文也吾於巍山張公有慨焉向所謂文學之科公其人也始吾所居三四十里溪谷之間有常評事倫及吾祖副使容山公（公諱天祐）皆最能詩而莫為之繼巍山先生奮然獨興於數世之後其所與交游者虞山錢受之竟陵鍾伯敬蓋當世之文人皆已知推許之矣里中則楊黃門沁潜以其學與先生相周旋先生曰吾之畏友也其時白公東谷最晚出先生亟稱之自是先生之文益昌而里中名卿碩人能文之士彬彬稱盛焉則先生推挽之功也昔子夏

教授於西河言偃崛起於東吳流風遺韻振往古而導來今孰謂先生之功為可誣也哉以公立朝之風槩晚節之昭明不媿於向所稱數公德行政事言語者而斷以謂文學舉其盛也虞山列朝詩傳稱金銘為人有別趣詩亦有別調懷負志節敦友誼又稱國家置之冗散不得當一臂由今思之可為痛惜則其所取於先生者又豈獨以其文哉兵刼之餘篇章散落張公伯珩搜錄其遺文伯珩令子茂生鋟版行世而先生裔孫太僕君泰交式先前緒徵序於予予因慨夫吾祖容山公之有文也容山公詩吾童稚時及見其鈔本後略省記悉索敝簏中不可得問之鄉曲無有知者則遂將湮滅而無

傳矣寧不可痛恨哉吾是以歎太僕君之賢能不歿其先人也同里寓人陳廷敬書

顧學齋文集序

黄忍菴先生自定其所為顧學齋文集一百十卷以其目録視余屬為序曰吾求於世可序吾文者得四人焉子其一也又曰始吾為學因文以見道子之求道也勤故可以叙吾文余愧其言然卒不得辭而亦將以文與道離合異同之故質之忍菴而亦因以求道於文焉易書詩禮春秋皆非有意於文也自孔子歿後之能言之士其傳於世者大抵皆有意於為文而其能不離異於聖人之道者斯為至矣由孟子以來去聖人益遠道益

不明其傳於世而號為能言之士如司馬遷班固劉向揚雄之徒其所為文雖皆不離異乎聖人之道而語其至不能無大醇而小疵也近代有八家之目其說始於茅氏鹿門而傳其書於天下後世以數子者果天下後世之所未易幾及者也而以言乎聖人之道以數子者其馬班劉揚之流亞與嘗讀晦菴朱子之文矣蓋顯以明聖人之道於危微絕續之關而其言語之妙又有兼數子之長者然而不在數子之列鹿門之意將以謂數子者特以其文焉而已耳非果謂其果不離異乎聖人之道也若是乎文與道離而不合異而不同而忍菴曰吾以文見道又以為余之求道勤而可語於斯文也豈

無其故哉朱子自韓歐陽以下皆有譏焉而獨稱南豐先生之文故朱子之文出於南豐今忍菴集曰顧學者不知其謂誰何而以吾觀忍菴之文則皆仲晦子固之文也由是以求至乎聖人之道則忍菴之所見必將趍然有得於此矣所謂因文以見道者其謂是與忍菴將歸與其徒講道於江湖之上以求進其所未至而如余者既無所自見於世將齟齬以終老忍菴亦何取於余言哉使強為言亦朱子所謂已試不驗之說者其果何所取哉忍菴嚮所云四人者余問之孝感熊先生其一也熊先生講學為文忍菴試質之其以余言為何如耶

　男壯履恭較

序

贈靜明子序

余行天下見磊落權奇之士其人皆趣然高舉不能與世近顧余獨慕好其人其人亦翛然翩然引而余近也比居里中與時俗相俛仰有客過予而笑問之向者夫予接塵而游不肯骫偷懦習輭熟見蠅營蟻羶者思掉頭脫去故所求與游大半皆權奇高舉之士今則爲纖人頑夫之行雉媒之翳以求龍友宜歷落俊邁非常之交去夫子而不顧也余嗒然無以應久之訪舊游於里中靜明子居環堵之室鍵户觀物蓋與世絶不通者壯

而耳老矣今年已八十道日以高守日以固益落落不與世通余欲越阡度陌契闊相存追憶向者班荆畫灰之語為雞豚田社之游而邈然不可遂得回念客之言是也甚矣哉余之僨也夫居無何静明之子從余游致其父之言曰老人非好為固也辱夫子之知今老矣不可以俯仰於時以辱夫子夫子有意於老人其贈之以言乎雖然余何以贈之嘗記静明子少時英姿蕩儻經奇男子也影塵鈎瑣身事蹙廹斂其輪囷陸離之才潛捘載籍儒墨道德陰陽名法六家之書抉摘鈎稽得於心而適於用也若數甲乙而傾庋篋也而尤精於律曆之學立術數揆儀度觀璇璣之運審三光之行推箭校

徃協律正紀授民時而成歲功與新法悉合而考晰曆元綜校分度其說尤為精密蓋其推籠七曜探索三垣重黎羲和者流而甘石二家所取衷也豈猶夫兎園村夫子咿唔一卷書以自號為儒哉靜明子自開闢以來掃除所習故學而獨好黃老之書箋注道德經其大指如太史公所云六家之與曰神大用則竭形太勞則敝故刺務先定其神而獨以道家為宗嵇叔夜曰非淵靜者不能閑止老子曰知止不殆經言能慮能得而本之定靜靜明子其有道丈人也與哉夫道則吾不知柰知靜明子深於律曆者也曆家測圭景察經宿睇視弦望晦朔光魄虧盈以定其符驗皆可得而見者孟子以為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也夫何以斗二十一度去極至遼矣日在焉而冬至而羣物於是乎生焉此其可見而不可見者存夫黃鍾萬事之根而律首焉冬至萬物之初而曆始焉此其不可見而天下之可見者莫大乎是推之至於月先建子時平夜半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靜明乎於天地人之道必有以窺其微矣他日余將毀闕撤垣造膝而問焉毋徒使客謂余不能得天下奇士漢然相視而笑也

送闞同年序

同年生江陵闞君以華漢壯繆侯苗裔也按侯傳先主收江南諸郡以侯為襄陽太守及西定益州拜侯董督

荊州事迹侯生平在荆襄時爲多後侯攻曹仁於樊而
掾勸孫權躡侯後引軍還權已據江陵盡得侯家侯以
此終則侯家在江陵者當孫曹姦譎搶攘亂離之際僅
有存者雖其譜系不可深考而自漢以來宗老相傳則
君爲侯之苗裔無疑也由漢至今江陵之關無顯者君
以
國朝順治丁酉舉於鄉戊戌成進士仕爲寶坻令
有廉能名居三年坐失察逃人奪其官寶坻民叩
天子閽白君愛民狀
主上閔然爲民許留君再爲寶坻令又三年會薊州缺
知州君權其州事又以失察逃人奪其官歸江陵君於
是不復求仕矣今年秋贏糧杖策走千里謁余於荒阡

墟莽之中謬謂余士不用於世則亦已矣而終不忍不白其所志貽家世羞聞子以古人之道自任所為文章以定是非別同異曉當時而傳後世也若以華之賢不肖其出處進退將求折衷於夫子焉余語君子神明之胄而王國之先也漢至今數千百年而江陵之族姓無有聞於世者及子之身而實當國家之盛時乃三仕而三已焉夫以壯繆之靈爽不昧昭然在上而不能庇其孫子使數千百年之間淹厄而無聞俟之不私其親固如是耶抑子之命定於天而俟以其忠順直方之性不肯逆天而行其胷臆耶抑又人世之榮辱得喪與鬼神之見各殊已者之得未必不如仕者之失耶三者之說

兮必有以自信焉知其若此而何媿乎為壯繆之苗裔
也與君留信宿而去書其語為贈別之序

送汪悔齋使流求序

國家受命宅中統壹方夏威烽旁達覃及無垠至於海
外罔不震慴悉享悉庭其有阻疆自雄悖暴淫逞則不
憚取亂侮亡奮雷霆百萬之師臨其區域立就殄滅於
是
天子曰嗚呼予一人受天顯命盡天所覆以畀予有家
惟天眷在德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迺顯任仁義禮
樂教化以保惠黔首懷柔遠人流求自先朝奉職貢
為外臣不懈罔愆康熙二十年冬中山世子尚其遣陪

臣某表奏其先王喪乞嗣封爵禮臣議流求越在海外道遠宜以冊命須給陪臣不遣使便於是陪臣某具狀陳乞欲得天使為小邦榮寵其時

天子御門覽狀臣廷敬實侍起居

上曰海邦嚮化宜遣使宣布朝廷德意如陪臣請且宜得通經術善辭命可使遠方絕域者下公卿臺諫推舉

臣廷敬退而謹書其事於冊公卿臺諫廷推翰林檢討

臣汪楫為正使中書舍人臣林麟焻為副使

上曰可二臣銜命行有日矣輦下大夫士能為詩歌者競賦詩以壯其行汪君不以余不能文也而屬予為餞別之序余舉一觴謂汪君曰嚮者廷敬侍起居親見

上之鄭重遣使臣也夫余與君歷玉堂升清禁從容侍
從之班見
主上聖文以開太平神武以遏亂略載之左右史者多
矣而大要於仁義禮樂教化之大以保惠懷柔夫天下
者尤孳孳焉汲汲焉宵衣而待旦日中不暇食遠人之
來其亦聞風慕義而至乎傳曰於遠人則修文德以來
之既來之則安之傳又有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上之鄭重遣使臣之意其必有所甚念於此與且吾聞
古稱流求驍健喜擊鬬攻刺其俗多與中國殊逈今或
者又謂好禮義悅詩書安知今之俗不異於昔耶然則
宣達國家以仁義禮樂教化懷柔之至意使之服教畏

神凜凜　聖化暨環洲島而處者永爲冠帶之邦不專
屬於君之此行與使成而旋必有以此稱塞　上旨者
廷敬又將執簡而書其後

送翁寶林尚書予假還葬序

士當窮阨離客親遠北封提書游四方不憚道途之勤
羇旅之艱者凡以求顯名美仕也及循覽昔人行事見
其獵聲名䟫祿利有危如顛跌倀倀焉而不思止者則
必鄙之或有有才無遇遇而輙困苦若不容其身者又
未嘗不太息想慕歎惜其爲賢故士之仕也守難進易
退之節或長往而暫歸者亦凡爲仕所宜焉耳矣豈必
有道之士能乎哉而卑俗時士之論有異焉曰士大夫

引退乞身當於寵盛志得之時斯可以爲榮矣若寵渝志失欲退而不能或能退而祗以爲辱也余之說不然士君子進退於時度可不可耳豈計榮辱哉是說也惟有道之士能之古之人有欲退而退者晦菴之立朝是也立朝四十日而退而晦菴不以爲辱有欲退而不免於辱者伊川涪州之行是也而伊川不以爲辱有欲退而不得退者司馬君實之居洛是也居洛下十五年而當時且以爲榮是何也三子者古所稱有道之士無得而加焉者也故或退或不得退或退而辱在天下未嘗以爲辱而後世之榮亦莫有得而加焉者此吾之所以異乎流俗之論也寶林爲大司空數閱月乞還葬以去

皐陶伯益湯之相伊尹此夫人而知之也堯嘗咨相於放齊諸人既聞其言而吁之使當其時一或不慎舉而用之以為相而舜亦不相禹禹湯亦不相皐陶伯益伊尹而其所任以相或皆如堯之所為吁者而堯舜禹湯獨予然以一聖人而立於其上若是則欲以名唐虞三代之盛使天下後世之人羣然而稱堯舜禹湯曰此為君之至者而其相則泯然無聞焉此豈理之所有者哉故曰相道之隆替視乎君君道之盛衰視乎相自時厥後不知其世視其君不知其君視其相視其君而其世可知也視其相而其君益可知也益相之繫乎君其重鉅如此康熙二十八年夏五月崑山立齋徐公以户部

尚書入參大政於是朝之卿大夫百司執事在官之賢
者閭巷之耆叟童兒走卒皆曰吾
君堯舜之君也必如公然後可以為吾
君相蓋天下望公之相久矣公天質雋異蜚聲藝林
世廟在御對制策親擢公第一人時已有公輔之目
今天子當陽益器重公累遷禁近密勿論思之職地處
清要公嚴潔以持身虛公以宰物朝夕以所學獻可替
否啓心沃心益勸學佐治之績茂焉及其居臺憲也謇謇
諤諤不狃於貴戚謀薄廷諍之説一時諸為奸利不
便於身者皆側目裂眦矣其後公既罷而閑居益緝學
礪行讀書纘言以昌明正學為己任居數年而

天子思其言復拜公御史大夫公不以前罷故少自抑
損由是
天子益重公而思大用之矣余又嘗論人臣進言之有
難易也言之而用身安而道行者此其言之易者也言
之而不即用身退而道尊者此其言之難者也既言之
而身退矣至於久而思其言重其人者吾道之所由以
益尊而不易副其難者也然公既以其言結
主上之知今且以昔所言者起而見諸行事惟
聖主有以答天下之望吾知其無有難焉者矣昔舜之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臯陶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元首股肱一體之詞也而伊尹亦曰惟尹躬暨

湯咸有一德一德云者即舜皐陶所歌之義也他日又
言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則伊尹之實有是德
可知矣今者堯舜之君在上公適爲相由舜皐陶所歌
之義以徵伊尹之言則三代以下後禩之君臣不足爲
公道也公其思所以爲堯舜之相乎哉余弗能爲佞以
賀公之相而終望公以堯舜之相之道相吾
君是乃可以爲賀也公之同歲生官中朝者將有賀於
公聞吾之言曰徵予言公其念之矣雖然公之樂聞有
是言也請書之以爲公賀

祀學錄序

禮凡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釋奠者必有合

有國故則否鄭康成謂先聖周公若孔子也禮又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康成引周禮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之也今天下學祀孔子稱至聖先師則是直以先聖先師為一人矣考之禮意多未合孔子之下有先賢有先儒若高堂生毛公之徒並稱先儒此皆古之所師者也禮所云釋奠於其先師者專謂此也今則不然蓋以孔子為先師則不得不以高堂生毛公之徒為先儒又以別於鄒魯之賢亦其勢使然也又其下曰鄉賢蓋鄉先生之祀於學者康成解國故謂即其國

之先聖先師言國故有此人也今鄉之賢者猶國之故有此人耳夫高堂生毛公之徒不得稱先師而謂國故反可稱先聖先師者其誰敢與先聖先師之名必不敢居則當旁通其義於禮而不失先王制作之意而已矣又禮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終之古者天子視學養老同重並舉而始立學必先釋奠於先世之老故吾謂今之鄉賢可比於古者釋奠其先老之義雖不盡合於禮意而以世變推之猶為可受庶幾行之久而不至廢絕也蓋古者釋奠先老之禮亦已重矣凡養老適饌省醴具珍天子親袒割牲執醬執爵養老之禮其重如此則其於先世之老曰釋奠云者視先聖先師文既同而禮

之重可知也養老之禮親袒割執醬執爵則其釋奠於先世之老其禮之重於養老又可知也郡縣之學使其長吏行事雖其節文儀則有異而其於天子敬學養老之意貴於無失其義則一也故吾遂謂今之鄉賢猶古者釋奠其先老之意云爾或曰先老祀世之曾為三老五更者今鄉賢之祀惟取其德行不能必其皆老而沒也韓子不云乎聞道無先後今使顏淵子奇雖得壽當不僅在先老之列孔光桓榮之流雖為老更終有媿焉故其祀於鄉者亦惟其賢焉而已耳惟其賢則未有不賢而可祀以先老者且古者釋奠先老又不惟以謂養老而已學者所習之業既以取法於先聖先師而先民

之可則傚者亦往往而有焉故釋奠先老同於視學養老學者有所興感也後世聖師之名既不可居而先賢先儒之得通祀於天下學者必請於朝久之議定而後行焉蓋亦難矣吾恐責名起議而使先民之可以則傚者不得與列於祀且久之而廢是禮也故原先王視學養老之義而為之說焉蓋有感於我鄉真翁蔣公之為賢也禮所謂法施於民則祀之公其人也公殁而宰木已拱矣其流風遺徽之傳於後者故老稱之後進思之搢紳先生交頌如一遂聞之郡邑聞之大吏僉曰允宜檄學官從祀如常儀後生小子有所興感則傚由是鄉賢因公而益重然後益知先王釋奠之意其示學者所習

之業有所取法其義至深遠也輙推本禮經遺意而刻通其説為祀學録序

從祀録序

郡縣學廟之廡皆有所謂鄉賢者其果有益於教術治理乎哉先王設學教士重師儒之職其有道德之所歸而民之興行可視以為法者殁而祭於瞽宗以為樂祖蓋自舜之命夔也有胄子之教其法在乎絃歌蹈舞講誦辯説以節文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而浹陶乎親義别序信之實故周之盛既以大司徒掌鄉三物之教而又以大司樂掌成均之法蓋不獨以教其國子而邦國之教準是法焉士生其間其有為道德之所

歸而民視以為法者是以有瞽宗之祀記曰釋奠必有合凡以助合成成均之法所以使民觀感奮興以為吾之所取法者且得列於豆籩几筵秩祀之中上之不忘乎以賢得民以道得民者如此其至也故相勉於學而為凡民之倡則凡淫陂邪譎殄行驚師之習不接於民之耳目心思而流風善俗足以詠歌興起於無窮夫是以教術之美治理隆也今之所謂鄉賢古之所謂瞽宗之祀也豈果無其益哉自俗之偷也舉先王立教造士鼓舞振興之方皆以為榮身競名之階傭奴市販之子綦起里閭苟可以騁其力不難使先聖之廊廡同於士寢牢醴勺冪之品物等於麥飯紙錢於是乎鄉賢之設

果不足以為教術治理之益矣而華州之風獨猶有先王之遺焉蓋后稷公劉太王文武之所開基也故其君子有禮樂文物之習其小人有稼穡憂勤之業奇袤之行不齒於其鄉而孝友忠信廉正碩大之士乃得從祀於孔子之廟庭其民之欲之也則然非其家之所能強而致也中允陳先生官兵馬指揮以子貴封文林郎林縣知縣先生以理學為關中正傳民之所稱孝友忠信廉正碩大之士也自四方之賢人君子過必式其廬士上其事民論其行僉曰贊宗之祀惟先生允宜其家不得辭從士民之望也夫師儒之於古重矣關中之人獨能原本先王之意以求益於教術治理之隆豈非有

志於斯世者所樂道而稱述之者哉余因序其所謂社祀之錄者如此以華州之風可以風世不獨為陳氏一家之榮已也

祀鄉賢名宦序

古者君覲見鄉長而問焉曰子之鄉有賢則以告有而不以告厥罪蔽賢其於公卿大夫進賢者賞蔽賢則戮鄉長公卿大夫勢邈然絕矣責之皆重如此而周官王制興賢能論秀士則尤專責於其鄉然則鄉者重於公卿大夫與蓋先王養士教士之法惟鄉備焉故士之賢不賢其進其蔽責尤重於公卿大夫也後世教養之法廢於鄉鄉既不可以進賢而公卿大夫亦未聞有蔽賢

之誅於是公卿大夫亦不數數以進賢為事則其比於鄉所爭輕重之數幾何也然鄉雖不足以與於進賢薮賢之事而至於今有二事焉隱然以其義關乎士之賢不賢之故而重於公卿大夫之所為者一曰鄉賢一曰名宦斯二者鄉以告其令守令守以告其有司有司又以告封域之大吏而後得祀於郡縣之學者也祀者賢則士吏有所勸祀者不賢則士吏無所戒勸戒者先王所以教士養士之大法也而於斯二者備之余故曰隱然以其義關乎士之賢不賢之故者此也今鄉祀以賢仕之鄉祀以名宦二鄉之人其祀之也果為賢也果可以為勸也吾信之矣夫以公卿大夫不能薦之於朝而

鄉之人猶能祀於學而使天下之凡為士吏者有所勸而不至於無所戒是公卿大夫之所不能為而鄉獨為之鄉之重不猶有古者之遺義與昔黃霸材長於治民號稱良吏其始坐為豪桀行役使其鄉人徙之雲陵而朱邑亦云桐鄉民愛我必葬我桐鄉邑之在鄉里誠未可知然觀其言若有不自得者今為鄉人與仕而為吏皆能使之不相謀而鄉之人皆祀之則其為人所愛慕賢於古之人遠矣吾於其公嘉其賢而又重以侍御楊君之請也故為茲言以序之侍御為吏於臨湘今且為公卿大夫將能為其所不能者吾是以樂得斯事而書之且又因以致望於楊君焉

朱太僕畫像序

予觀朱太僕畫像蓋賢哉有道之容也太僕曰得子之言以爲重夫予非能立言者太僕奚取於予言也哉使徒以其容之可稱者而已則世之有目與有口者之所共觀而能言者也奚必予言之爲重也無已卽與之論畫可乎畫者之欲貌人之容也使之久居而熟視焉聆其聲音察其笑言洞然有得於其人之心矣然後求之於其形焉故不善畫者畫形善畫者畫心畫心而必各肖其人之心夫然後形各肖其人之形也今吾與太僕論畫也而可以論心矣故目欲其無不明也而必有所勿視耳欲其無不聰也而必有所勿聽口欲其無擇言

也而必有所勿言身欲其無擇行也而必有所勿動然則心欲其無不通也而必有所勿思蓋耳目口體必有所不視聽言動而後視聽言動之各當其則心必有所不思而後思之不出其位今夫畫目瞭然其無視也耳凝然其無聽也口默然其無言也身寂然其無動也心淵然其無思也自有此畫今幾時矣今欲使太僕終日視而瞭然無視也終日聽而凝然無聽也終日言而默然無言也終日動而寂然無動也終日思而淵然無思也有如此畫焉能乎不能乎夫瞭然者其無不明者也凝然者其無不聰者也默然者其無擇言也寂然者其無擇行也淵然者其無不通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吾故知太僕有所能有所不能也今之進諛於人者非周公孔子則不可以為忻而吾以為非聖人不能者盖不敢以是進諛於太僕而不敢不以是厚望於太僕也太僕知予非習諛者也故亦吾以其像也而吾與之論心

八刺史圖序

八刺史圖者江君在均州時采掇漢晋唐為刺史者人各一二事書之廳壁已令善畫者圖於簡冊備其形與事余在京師得觀焉江君曰為我題其緣起庶以傳於後使是重也會余遭憂還圖歸君所君是時補官適得河中壤境相接居一年君復以圖來於是余乃喟然歎

曰嗟乎刺史之賢可傳於後至可畫以為圖使後之攬者流連愛慕慨然於心而反覆不能自已者上下千年能有幾人哉由漢以來可記為圖者才得八人人不能數事若是乎刺史之賢可傳者盡於八人八人之賢可傳者盡於一二事為刺史者蓋其難矣雖然以事繫人事可傳者尚衆以人徵事則八人者吾歎其難能焉士有德才而不遇遇而適不為刺史與為刺史而不皆有事之必可畫為圖則八人者不可謂之少也由唐以來至於今蓋千餘年又得江君始余知君好古通經為文章能致諷述於衆及為吏以經術緣其政及去而人傳道之思之不忘余由是以得其為人蓋與古之八人者

傑焉八人者或以文章或以經術或以風節或以政事要之不違於道皆所以成其為人也夫古之人不可以見今見吾江君如見古之人焉後數千百年或不必千百年安知不又有如江君者畫繪為圖並八人者而為九刺史也與哉八人者或不終為刺史矣而世之稱之必以其刺史則刺史之重可知已君尚思其重勉其難以盡得夫八人者之所以為人觸於目警於心奮發於行事是為此圖之意也夫八刺史者張豫州㪟賈交州琮陶江州士行元道州次山韓袁州退之顏饒州清臣韋房州景駿叚處州成式繼八人者則吾江解州辰六也

椿萱圖序

蜀中劉君可南爲遜人京師日夜念其父母令善畫者徐生畫椿樹萱花君則負琴書其傍將趨而進瞻乎有遠思者而京師之能爲詩者則皆詠歌嘉歎其所志其後爲沁水丞挈其畫以來以示余曰請公爲我序之余時未能有以應也於是圖留余所且幾年矣當徐生畫時劍門阻險隴雲棧樹在煙塵烽戍間羈旅游子思其親而不得見不得已託興於草木琴書以自寫其意亦可悲矣及　王師定蜀道始通君之父太公間關萬里走京師就養官舍父子始相見嗚呼兵戈關塞回首驚魂撫曩時之畫以追數其聚散離合之端其悲喜當何

如哉余竊觀自兇逆稽誅士大夫知忠孝名節之大者往往而有而至於悖 君親甘屈辱以苟旦夕之命皆身名滅裂而無存者亦不乏焉予以君父子之所遇有可感而志者故卒為之序而歸之

李晉陽詩畫冊序

敬嘗過魏少司農環溪先生家見公子無偽娟靜秀好時尚未任戴冠然已通詩書儼然鴻生鉅儒真名卿之胄也次見其館甥李東陽溫雅醞藉浮英華湛道德才器比公子益驚異之他日司農公謂余曰吾子婿之兄李君晉陽洪川西城名家子惇行孝弟文萬柳居士既殁提抱其弱弟友于甚敦雅好詩古文作柳林記以悲

號思慕其先人天下大夫士多感其言皆咏歌嗟歎之又好藏弆古今人書畫冊有名公卿題其上者屬子一言志之始吾見東陽心異其非常人乃今後知晉陽君之家學有本哉孔子惡夫沒世而名不稱者又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可以謂士以君之賢知名天下公卿大夫士往往詠歌歎息想慕其爲人其亦可風也已然吾聞昔韓昌黎爲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吾於東陽之於司農公不能無厚望焉矣

大司寇魏環溪先生七十壽序

蔚州先生致政歸之再明年春秋七十矣客有過余曰先生以道學自任廉清於物無所嗜好顧猶獨喜文章

請吾子為文以壽先生又曰先生謂子近道而有文壽先生非子文不可子不得辭余謂曰諾已而念生辰為壽之辭余既不習以為而先生喜文章其非以世俗之辭明甚則吾所以稱先生亦以先生之所以自任者庶幾可乎粵自詩書所紀唐虞三代其時君相皆聖人無道學之名夫聖者道學之標準也堯舜禹湯文武以道學而為君皐陶伊尹周公以道學而為相上下二千年入乎此則君明臣忠而天下以治出乎此則君闇臣邪而亂亡隨之陵夷至於春秋道學之統不在君相而在師是以孔子為道學之大宗也孔子不得位無所繫於天下之治亂而萬世之治亂恒視孔子道學之興廢以

為歸火於秦而秦以二世亡黃老於漢矣而漢之儒者抱遺經守師說蒞官服政往往依据經義直決補漏拾什一於千百而漢治猶為近古佛於魏晉六朝而學士大夫藻繢文字為無用之空言孔子之道幾於滅息自是以來兵革相尋篡爭接踵道學之不明不行其禍至於如此之烈也唐之太宗號為賢主曰魏徵勸我行仁義徵之學本於王通通雖不能盡聖人之精微而其流風墜緒猶足以有為於一時而世莫能用况其有能行聖人之道者哉五季紛紛無足言者有宋興而道學之名遂以大著濂洛推闡於前考亭集成於後亦皆不得行道之位甚至有厲禁於其時然宋之文治視漢唐加

遠焉元許魯齋明薛敬軒皆亦嘗為相矣皆以不能久於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於天下然而接宋儒之傳者二子也接二子之傳者吾求之往代驗之方今舍先生吾誰與歸與由孔子以來斯道之傳寖微或無其人而時君世主方嚮用儒者或有其人而不獲見用見用矣或詘於時不能盡其道此後世之治所以不能幾於唐虞三代之隆也

今天子以聖人而為君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將必有如皋陶伊尹周公其人者以為之相舍先生其誰與安見夫唐虞三代之隆不再見於後世之治也與客曰子之言可以壽先生矣

孫止瀾學士壽序

以吾所知及與游江淮間賢人君子若抱道德而隱居不出以仕者於鹽城則宋射陵先生若出而仕矣猶隱居然則吾友孫止瀾先生蓋吾之知射陵以與吾止瀾遊也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又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射陵高節偉行宜其著聞於天下而吾必待止瀾而後知之者蓋非止瀾之與游無以知射陵之深而兩人者非相與游之深而吾亦無以知其言之可信也若是則同心之言烏可少乎哉今年射陵年七十而止瀾亦六十矣射陵之賢子穉恭以試高等貢在京師將歸而拜其父而淮上之賢士大夫謀所以為射陵止瀾壽者

彝叅之言曰吾父之執以得陳先生文為快吾父更不可以煩先生余聞而賢其言也今夫文以為壽古有是者哉吾欲一文以為兩先生壽今有是乎哉夫古無而今有安知古之無者不始有於今也哉或者謂兩先生之行出處進退不侔矣射陵以耆舊之遺委形抗志荷衣草屨自放於山陵川澤之間而止瀾當少壯時掇巍科踐華塗翺翔象明著作之庭及其倦而暫休也海内望之冀其旦夕枋用今年甫周乎甲子知化進乎古人使其騫亨衢而康民物吾道之與行方自茲未艾也而乎此而同之過矣雖然止瀾年未命爵益屢進而屢退焉今又十年所蕭然環堵精飯藜羹不異後門寒素而

道進德修詩書絃誦咏歌先王之遺風將樂而終身焉回視十年以來人世之升沉顯晦得失利害順逆之故或朝而華榮暮而戮辱者亦復何限而止瀾神明澹定歷寒暑晦冥而不渝也此其與隱居之君子何以殊焉故吾欲以壽射陵者壽止瀾葢兩先生之道同而其所以自處者亦無不同也且吾有味乎止瀾之欲得吾文也方今稱壽之言必貴烜赫巨力之人謂可以張其名而耀其事不然則取世之自以其能文叫呶呼號於衆與人爭一旦之名者豈此文之足以附不朽哉彼亦聊以自託於知文者之流姑以陵夸恣矜而已耳余雖挂名朝籍而顑頷枯槁閒闊固鄙無以別於偶木石而友

槃麃者去烜赫巨力之人遠矣濶矣又自以其不能文故不呼號求名於世是二者凡所謂今之稱壽之言無可為役者也而止瀾之有取於吾文者得非將以遠夫烜赫巨力之人而與顑頷枯槁者以引類而寄情而文不文固不暇深論耶苟如是則以吾之顑頷枯槁之言於荷衣草屩自放於山林川澤者祈黃耇而頌無疆正其宜也奚不可以壽止瀾者壽射陵乎然吾雖已遠夫烜赫巨力之人猶且挂名朝籍是抱道德而隱居者之所望而猶欲遠焉者也吾之文終不可以壽射陵而姑書之以為止瀾壽

宋射陵先生壽序

聖天子御極恩德洋溢四海下至深山窮谷靡幽不燭
有詔舉山林隱逸之士郡縣為勸駕時有以病辭徵者
淮南則宋射陵先生後復詔舉博學鴻儒大臣多以先
生應詔而先生堅謝盖力當是時識與不識皆仰先生
之高風希一望見丰采而不可得余之嚮往於先生先
生不以余之不肖而嘗有願見之思也何其幸哉余曩
與學士孫公止瀾游孫公淮南人也為余道先生平生
出處甚悉乃知先生固非隱者也上世自明弘治己酉
發解甲第屢世迄今不絕先生以世家子束髮讀書下
筆數萬言不休抗論天下事及古今成敗鑿鑿可驗之
設施當時聞先生之名者有祥麟威鳳之目顧乃深自

翦柳放志於衡泌桑者之間無與於天下事人無不為先生恠者而先生益發四庫之藏疏鄒魯之微言衍濂洛之奧旨茹蔬飲水充然有餘陶然自樂或質以出處仕止之經則隱几不應或坐對長嘯而已世未有識其所以然者而先生亦以為世之知者寡也顧嘗曰止瀾曾為我言陳公則陳公其知我者乎乃令其長公孝廉從余游歲之庚午止瀾年六十先生登七十余鄙文為兩家壽今又十年所矣孝廉介書來乞言余復之曰十者盈數也天道變於上人事易於下向止瀾與先生共鉛槧晨夕論文者已為異物如余握管為兩家獻純嘏詞者亦復頹然髮黃齒豁又況八十年來故家舊族興

廢亦幾更矣而先生里舍巍然猶數百年故址夫人井
臼躬操苦志偕隱詩書之澤詒於後昆諸郎培風展翮
拮頏爲廊廟瑚璉而先生視履精明孫曾繞膝含飴摘
果極人世之樂事則天之報施先生爲不爽而先生之
堅卧不起復何歉於人世哉揚子曰梁齊楚趙非不富
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眞不詘其志耕於岩石之
下名震京師豈其卿豈其卿余謂君子而是以成德名
雖岩穴終老可也卽使履天衢立朝廟終無損乎其高
也何必不卿則夫先生之出處豈有膠固之見於其胷
中哉固未可爲流俗人道也書此爲一觴之侑

田司農壽序

國朝有名諫臣陽城田公兼三當
世祖龍興重制科羅致天下豪英公用首科中進士爲
太康令有賢能聲擢曹郎久之 朝宁益知其賢拔置
西臺御史
今上即阼重諫官察知公賢內陞京卿是時京朝官遷
壅不得補 詔以京卿品秩參補科道於是公更歷省
臺簪筆荷橐回翔諫諍奏彈言事之地積有年歲前後
條奏關國家沿革利病用人行政兵食禮樂措置廢興
諸大計無所不言言必被俞旨報可令官府典制釐然
載方冊及令下郡國所奉行大抵皆公爲給事中御史
時所建言者也公既精識通學感孚 人主而言論丰

采岳峙風行士大夫倚以爲重由是踐清卿陟憲府晉秩爲少司農皆用不次登顯天下之人聞其風聲無論識與不識僉謂 天子方嚮用經術政事之臣旦夕攬魁杓而宰化機者必曰田公田公去然公之意不自以爲得雖在朝廷其神明寄託常在山林棲遯之間於交游親串時喻其意聞者益歎慕其賢歲辛酉年甫及耆得返初服脂車之日都人士卧轍遮道留公車馬不得行公間道疾驅去昔人謂二疏去時觀者歎息知其爲賢今以視公爲何如也昔漢李固疏言朝廷聘楊厚賀純等待以大夫之位以病免歸一旦朝會見諸侍中無一宿儒大人誠可歎息是日有詔徵用厚等宋張忠定

公謂寇萊公用太早仕太速甚以為蒼生無福夫以寇萊公之賢忠定猶有是語而李固一歎厚等乃復徵用然則老成魁碩誠國家所宜愛重而蒙任使近寵光尤當致慎於少儁喜事之人矣今俊乂盈庭百寮師濟上追唐虞喜起之風豈漢以來叔季之事所得比擬而稱數之者行將召公起之田間畀以機政舉公為諫官時所欲言而未盡者起而悉見諸行事公雖欲長有山林之樂豈可得哉公歸之時值公初度之辰邑之諸生謀為公祝嘏之辭以屬余余惟巫史紛若之說不可以為頌而稱述　聖朝所以養賢立政之大者以頌公然亦僅為公頌焉而已也

徐健菴尚書壽序

孟子論王者興必有名世賢哲之生與興王配豈非旹與又言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以明王道雖闕而儒者之為功不得泯泯而無也豈非尤重者與葢自三代盛時政事禮樂出於一治同道世同風而士同學也及其既衰政事禮樂出於二歐陽子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者是也若夫治出於二而道德風俗之不同士生其時欲其耳目之專心思之一踐行之篤以從事於先王之學葢已難矣是以百家之說紛然襍出於其閒而莫之能同至於士不同學而害愈及於治天於其時篤生賢哲所以承王道

之闕而補捄其弊也不謂之豪傑之士其何以謂之哉然王道之闕其弊亦以時而殊故孟子生於周衰戰國之時王道之弊在楊墨辭而闢之廓如也自孟子後二百餘歲其弊在非聖之書廣川董子興焉六藝之道孔子之文燦然大著於世又數百年而至李唐之代其弊在佛老韓子起而闢之歷五季之亂至於趙宋而理學諸君子後先奮興於其際斯文之盛於斯至矣然亦時承其闕而補捄之蓋皆所謂豪傑之士也由宋至於今其弊常患在異學異學之弊同於非聖之書而甚於楊墨佛老其論性無善無惡其論學親師取友為學力行謂為好事論聖人之書六經皆糟粕夫為佛老者必有

師又甚書皆具其點者亦嘗從事焉而為異學者既襲其說以論性乃欲棄師友離書冊毋力行其所學果何學耶其弊不甚於佛老耶夫世之聰明才智之士豈謂無人其卑者溺於辭章末技之習而高者又惑於是焉壞人材亂民俗浸淫於政事蓋其為弊流於宋而泛濫於明自百餘年來未有已也如今日者所謂王者之興文王之世也而名世豪傑之士實生乎其時如吾徐先生者此吾之所尤厚望焉者也先生以道德文章負海内大名及其列侍從歷公卿事之可傳道於世者衆矣而吾皆不以為先生之所難而先生之大者在以其大同之學發之於至一之治而已歲之十一月先生初度

之辰其及門受業之士問言於余余故稱引孟子以來
儒者之為功不得泯泯而無者而引以致美於先生焉
然彼皆所謂豪傑之士不得有為於時而獨幸以其言
捄萬世之弊今
聖人在御辨學術之是非審人才之邪正王道之興無
由闕也而先生以名世之業適與會其時將使儒者之
效大白於當世此吾所以又致私幸於先生也

蓋臣王翁七十壽序

昔人有言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實之不至烏
乎賓吾將為實乎無能為矣私竊自喜以為無其實而
不有其名可免過情之耻矣襄陵王翁曰否否君子病

沒世而名不稱王翁者嘗遊於蔚州魏先生之門者也
學而有名予聞其言而愧之會翁年七十侍御王君思
顯要予以稱觴之文因得仍舉名實之說質之侍御君
雖無當於長筵介壽之詞而舉觴引滿庶幾听然相視
而一笑也予家既中落居恒自念士君子立身行志既
不能卓然自見於世甘貧守約其定分耳固亦無足言
者乃或者曰此其家不貧故為此硜硜也翁則為予白
於人人或知吾貧又曰其素所誓志然矣若是者名之
可受者也予略涉書史為文以自娛浸淫三十餘年不
足供人之指斥一日跋柳州先生集翁讀而歎曰公之
論議不忍薄待今人而篤厚於古人如此此豈僅關於

一國一世之人而已哉公有其實而逃其名後之君子其未可誣也乎因謂翁慎言之將使予有能文名有不好名名若此者非予之所敢受者也退而念之凡翁之勉予以其名者豈徒然哉將使立身行志因名以責實義厚而情殷者如斯也夫語云無言不報述翁之行而實其名亦甚宜也翁以聰明特達之才少為諸生以孝聞撫弱弟尺布斗粟無所私施於一家及於族黨朋友信之比閭化之名實茂焉初衛文清公嘗語魏果敏公曰吾鄉有佳士王子蓋臣寧識之乎魏先生由是雅重翁翁既學於魏先生代北之賢豪競延翁以為上客故今侍郎李君東生宮諭魏君無偽稱世講焉翁貢入國

學新城王公阮亭為延譽於公卿翁之名由是益著許君壯其初與翁同入學為諸生狝介刻厲及為吏部以歿翁為經紀而襄其葬老母孤兒朝夕皆倚翁以辦士論益賢之翁精於易以人之生年配八卦為東西宅以居人人居之輒利善察地形牛眠龍耳不爽尺度福青響應較若神明而遠遊海邦山國得神仙之術夫神仙之術儒者詘焉翁之言曰不聞子程子之言乎吾惡夫狥欲而忘身者予嘗讀朱子參同契說思之弗得也朱子言大要在坎離二字於此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意為之翁其得魏君之所不言者乎吾見其肌理瑩潔神采朗發控馭奔馬凌觸炎熇

犯冒霜露日馳數十百里不倦談讌暾物什倍少年翁故儒者而人見之則以為神仙中人也雖翁亦自負間嘗語予金房玉堂之間非公莫與居此中歲月方長不僅如人世之所謂百歲千年公得無意乎盖將引予為采真之游而適遂吾逃名之願者也予雖不能竟學然壯其言而樂之即翁言以為壽侍御君曰善夫可以為翁壽矣

塗母王太淑人八十壽序

吾讀詩至四牡之章而有感矣四牡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又曰將母來諗然後歎昔周之盛時其君閔勞臣之公義而順人子之私恩也觀察塗君比在京師

以太夫人春秋高亟求歸省當是時天下號無事海隅
向風
天子日開明堂惇典協樂有燕勞羣臣之風而勞臣羇
士亦得因以恤其内顧之憂於是觀察君得從容省其
母於相州今年康熙乙卯觀察君使使走千里貽余書
曰吾母年八十矣將丐中朝名公卿之能詩歌者一言
以侑觴予好古文微予言不足以介眉壽而祝純嘏也
予考太夫人行事束修厲行明大義似儒者臨事察機
如偉丈夫蓋嘗以是相太公矣太公少時交游多賢豪
太夫人脫簪珥供具勸之讀書久之太公怏怏不得志
因棄去從戎太夫人壯其行解嫁時奩為治裝會兵亂

不知太公在所後二十年
皇清定鼎太公從龍入關為潤州守始聚合還相州分
巡道卒以身殉於難太夫人生三子太公從戎時觀察
君方十許歲參戎君南海君皆尚幼太夫人督教諸子
將蓁況瘁以俟太公之歸觀察君由州守歷今官所至
赫赫著聲蹟則太夫人於太公為賢妻於觀察君為慈
母而觀察君於太夫人為孝子也經有之事親孝故忠
可移於君今太夫人正健匕箸國家方以武功戡亂時
詔求外服歛歷舊臣愚以為觀察君宜出而仕矣且夫
風詩之義何如哉方其勞使臣之來也雍頌燕游以告
從事則許其將母至戎車飭矣常服載矣而不遑軫其

室家今委贄為臣不以身趨於[illegible]而曰吾有[illegible]以自解太夫人明大義能臨事察機者也以忠孝教其家者也其烏能安此吾故曰宜出而仕也使觀察君起而趨嚴程奉簡書增修其職旦夕建牙擁麾經營四方以佐天保采薇之治太夫人必且大喜志適神王永引於壽祺

天子將錫之寵命被之詠歌嘉四牡之勞臣不倭又為君賦詩繼美吉甫以自託於六月詩人之義使書之彤管傳之國史誇耀於無窮如是以為太夫人壽不亦善與使還觀察君稱觴上壽以不倭之言進太夫人必怡然色喜趨命觴觴觀察君曰陳子之言善子其行矣

午亭文編卷三十六

男壯履恭較

午亭文編卷三十七

門人候官林佶輯錄

序引跋

存誠堂集序

儒者以道德文章蒙知遇被顯擢在密勿論思之地晝日三接夕漏不休造膝之謀同列不聞伏蒲之語外庭不知推賢與能慶流朝著橫經講藝澤及生民彌歷歲年延登受策於斯時也當大有為之日贊不世見之功休休乎濟濟乎駿聲鴻烈與五曜三階爭光映彩可也豈猶與夫庭墀郎署備官散秩以及窮巷布衣韋帶之士競秀擷華角一字句之勝負蘄榮名於蟲書蠧簡之中也哉雖然學術之不明久矣古之儒者窮經研義文

禮詩樂治性理物罔可闕如況輔翊化成經緯彝倫而委棄大雅其謂之何此一代偉人神明寄託高標霞舉流輝截文有不斷其然而然者非夫人之可仰而測其津涯者也予於相國桐城先生得斯義焉先生湛深經學執德不渝非道不處解巾釋褐仕為史官其時已有終焉之志會禁林建直隆學進賢自是以來先生早夜侍焉積二十年餘而枋用所云儒者以道德文章蒙知遇被顯擢論思延登濟濟休休者公皆有焉而不以自居神明寄託顧嘗在山中田間野雲流泉岑寂閒曠之地既操筆內廬暨鈞衡台席以經術潤色廊廟浹洽幽遐時以其意發為詠歌高文清思孤行獨造田家漁父

樵夫牧童則儲公之格高調逸趣遠情深也在泉成珠著壁成畫則輞川之秀詞雅韻意愜理精也以至香山之挺出於長慶蘇陸之各擅於南北跡其流風會其神解皆超然於自得之餘此豈有意焉覓秀摘華角一字句之襮名者哉蓋先生之所蓄積者然也窮達不異其操約樂不改其度故其得於心而溢於辭者有不斷然而然者矣先生之詩必傳於後宜擇可傳[illegible]人而序以傳之余忝從先生後時在直廬先生每以茲事相屬余遜謝不遑於今十餘年所矣而先生督之不輟余以先生之文鋪陳鴻業鼓吹斯文敷為典誥伸為雅頌者能言之士必將誦說而傳之而獨取其義於斯者是亦先

生之志也夫

山行雜記詩序

康熙十三年冬十一月將卜
仁孝皇后山陵所宜地於遵化五龍山 詔遣重臣率
所司往相視於是高陽公被 命行旣還奏下公卿集
議僉曰可
天子惻然念 陵垣所入民廬田冢墓多吾不忍其徙
視
孝陵遂可因厥績維用紓吾民大哉 王言乎是以歎
吾
君吾相之用其心於天下甚厚也嘉謨嘉猷入告於內

出不使人知者此宰相大臣之職則然若夫忠臣愛君其幽憂悱惻思深慮遠又往往見於獨寤寐言咏謌嗟歎之間蓋其中心之誠終有不可自掩者未幾高陽公以山行襍記詩一帙見示廷敬受以讀作而言曰吾所為歎吾

君吾相之用心者其在斯乎我公文學為海內宗師翰墨滿天下作為歌詩有專集行世今詩十五章耳山川阨塞土風民物所宜設險阻而振凋瘵者悉發之登臨覽觀徘徊憑弔之深情夫密勿造膝之語予小臣所不敢知而所可知者庶幾於是詩焉遇之於是益知我公之用其心於天下為尤厚也廷敬備員講席兼直起居

上而乘輿出入典制詔令下及諸司百執事之敷陳獻替例得備書然日侍
上御宮門但遙望見宰臣上奏事則斂身引避如不及使得循故事操尺簡濡筆直書其後於以揚
君相之美而傳之無窮顧不為一代盛事哉而惜乎公之用其心於天下者僅於是詩焉遇之也是時閣臣奏事起居官不侍今典制釐然備矣

合肥李相國詩序

昔吳季子觀樂於魯工為歌詩其於十三國風俗之美惡及文武以降政治之得失季子皆能辨之若身際其世目擊其事者而當時詩人偶觸於中形諸諷詠或不自覺其所由然也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乎與民謂謂

詩讀書必先論世國風之有正變二雅之有盛衰豈作
者哀樂之情有所偏毗於其間哉亦時為之也順治之
十有五年歲在戊戌今相國李公與余同登孫君承恩
榜及秘書之選二人者又相同也歷
今上御極前後四十餘年
聖天子武烈有不戰之功文教有從欲之化當是時萬
邦咸寧百職就理儒臣載筆出入禁庭如公與余者親
見德化之成常承顧問之寵或休沐少暇則置酒論文
賦詩見志以鳴愉快今相國之詩具在其為紀恩謝賜
者什之二三其與余贈貽唱和者亦什居一二自古作
者多矣有唐以來獨推李杜然其困躓流離已甚其詩

多危窮憂世之詞以例三百篇列之變風變雅可也今李公位尊燮理沐浴至治之光華發為詩歌鼓吹兩間之和氣譬之於樂叩鐘擊玉絃匏雅頌諸什陳衛之趨數哀思閭巷之折楊皇荂雖欲干其律呂而不可得則夫際文武極盛之時而兼李杜二公之手筆者非公其誰與歸公詩經為經史子為緯而組織之以性情四言典雅淵秀深造吉甫之清風彭澤之逸韻也五七言古以少陵排宕之才運昌黎摩詰之筆五七近體格律精嚴神韻灑落在王杜伯仲間斷句緣情綺靡似竹枝一唱三歎似樂府此固各臻其極者若其取材之浩博則如觀滄海入珠宮琳貝陸離光怪眯目其筆力之沉著

如巨靈擘山獅子搏象其摹寫景物則山水烟雲花鳥變態盡入鑪錘如大冶賦形渾然天成而無刻畫之迹若此者溯流尋源直追騷雅牢籠漢魏陶鑄宋唐實集百家之大成允為一代之宗匠矣設有知音如季札者我朝主臣一德之風及公生平光明俊偉之槪皆將於詩乎識之天下後世不乏讀書尚論者定以余言為不誣也

萊蕪張先生遺詩序

敬生始齔齒解為詩又五年應童子試於潞州光祿公為諸生父子皆試於學使者學使者萊蕪張公閒知余能詩獨不試詩試五經義立就曰吾以子冠諸童子先

祿公在高等食廩餼而伯氏長公是年以經魁於鄉於
時父子並受知於公而公遇之皆有恩意故余自束髮
迄於今老矣每念公遇我厚樂稱道公之賢以媿世之
名為師弟子者雖然敬豈敢阿其所好哉公為學使者
清公能知人為當時第一士為公所知者皆至大官公
去數十年及公殁稱之有感思泣下者蓋公之清不名
一錢名錢豈得為學使者豈得為凡為吏者是誠無可
奇况不足以為公奇而余稱之者以習俗之所難也而
且不怵於上官不奪於豪貴其公也尤人之所難也其
知人也則失於余而猶醜顏忝為大官其勝余者或以
功名或以道德而講學巖隱無名冊書甚衆將必有傳

於後余不忍廣為諛以負公故皆略而非道焉公既以直道違時卒用是受譴於上官故曰習俗之所難也公去官之日布袍蕭然策騎而返過吾邑吾追送公於野店之傍公怡然無幾微不豫之色第曰子勉之矣千秋事業一日榮名失得在人取舍在已子擇而為之余泣以拜受命今依依逆旅贈處之言余蓋有媿於公也敬後荏苒入仕公一就視於京師別去數年而歿公為鄉先生貧老嗜學以化其鄉人間為詩自娛公以正學自任沿流溯源晰河津餘姚之徽嚴考亭象山之辨晚年造詣尤深與鄉人處游雩浴沂吟風弄月鄉之人莫之能識也公所學者大而難舉況以余之不學負公之知

人而欲強顏以爲之辭其不可也明甚自念始以詩聞於公無寧取公之詩而諷誦之以畢余之思乎因就其裔孫嵩求公詩嵩曰公不樂以詩名詩成皆緣手散去圖求之得如干篇伏而讀之皆非公之至者因復自恨余寡陋湮塞皓首無成既不能推明公學使有聞於斯世尚欲因公文章之一體叙而傳之使後之有志於斯文者知余以詩受知公而不以詩負公則余之終始於公者不惟以詩而即詩猶可考而知也乃公之詩少有存者幸而存之又非其至者然則天之有意於斯文其然耶其未然耶因又謂嵩天果未喪斯文也子必求而得之辛巳正陽月受業門人陳廷敬拜手敬書

張子潛詩序

余年弱冠在翰林是時故司寇東谷白公在位以耆儒長德賓接後進研鑽文學余摳衣捧手侍公相見促數公每稱吾邦邑之賢以相淬礪余蓋始知陽城有詩人張子潛其人云公嘗語余子潛初困阨鬻豆腐於市中無書籍筆札從鄰人借得書流覽掩卷不更尋誦若夙生所記手畫心温精魂奔會當其得意茅店孤燈蠟輪馬磨躑躅行吟甕牖堵牆歌聲出金石市兒俗子莫不烘笑已而又言老人愛其門前芝草鹿麋田之句故別字之曰麋田後五年余休沐而歸求觀其詩如登海估之舶如入五都之市珠璣犀貝無有不具始以其所為

業推類而喻之如玉禾之露而澹音圓潔也如蘭肴珍
饌齊和華錯而氣馨色腴崑山之脯元圃之葅讓其濡
潤豐美也追求其人而遐乎遼乎不可即也後二十年
餘余倦游而歸子潛擔簦負笈見余於樊川之上而詩
愈益工蓋不以余之流離世故思襍風塵而猶謂其可
比於知言之數也乃子潛歸而經涉旬月袖其新詩盈
卷自名曰喜見吟者過以眎余余受簡疾讀分陰移晷
膝席絜語歎其法備味永芳外惠中有加曩昔至所云
喜見者非他人則余也夫余也何足以當之往者曹郎
鄭君見黃公梨洲而悅之名其集曰寒村見黃藁自序
陳後山年三十有一見黃豫州盡棄其學而學焉寒村

子見梨洲亦年三十有一遂以身黄自名其集黄公述老宿儒唱道於浙東寒村子之以名其文也非直以其文之謂也余白首廢學而子濳亦華顛窮老方負其雋辭麗句以見余為喜誠出而交游天下之士如黄公其人者見其所未見其所為喜當益有進焉雖然余嘉其志不以為媿而樂道之為喜見吟序

石隖山房詩序

汪子鈍翁以文章名天下天下所稱賢豪之士爭慕與之游而鈍翁意所不可不肯苟隨其所可者必其人之果賢者也居堯峰十年絶跡州府四方大夫士多就之者幸而被其容接聆其言論而歸莫不爽然若有所失

充然若有所得焉及其嘗所與游去爲達官貴人雖欲一望其音塵而渺然不可得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若鈍翁則孔子所謂狷者矣堯峰之麓曰石塢王子咸中築室讀書其間與鈍翁所居爲鄰輙相與登臨晏息乎塢中席文石酌芳泉攬山川之勝概舒贈荅之雅懷欵門村徑晨往而夕歸於是鈍翁既爲石塢山房記又數賦詩以歌詠之咸中合其前後所得若干篇書於冊且以博徵海內之能爲詩者而以自鳴獨得與鈍翁游有如此也則其人之果爲賢者不槩可見與或曰鈍翁之於人也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似隘而不弘矣夫狷者有所不爲孔子有取焉苟不察其人

之賢否隨世俗為毁譽而又因以私於其人則是以聖人之言為不足信而使鄉愿之說足以惑天下也咸中曰善請書以為石鴨山房詩序

轉蓬集序

夫人有取於物苟可以寓其耳目淺其心思服習之不厭樂其中而有以自得焉雖世之可慕好而宜以為樂者不以加於其心其所見若此而止耳夫苟以寓耳目淺心思以為樂而忘其宜可慕好者非樂之至也然而不能强其所不見者姑以是為樂焉而已今夫塵羹土飯木截童子取之以為戲當其戲也樂之不厭長者以謂塵羹土飯木截也語之曰此不足戲童子其肎信之

嘗試與之齊以蘭梅調以滑甘炮生切脯滋芬完秉則以是為適然而不足以戲何者其所見若彼故所樂者在彼而不在此也吾少而樂乎詩大抵所樂固其所見者而不能強其所不見者後得馮君玉坡與之論詩然後知嚮者塵羹土飯木胾之類果不足以戲而不可以為樂也別玉坡數年玉坡詩益工而余於詩廢且不為嗚呼吾嚮者所見在吾之詩童子之塵羹土飯木胾也既而所見在玉坡之詩故又以為長者蘭梅之齊滑甘之調生脯而滋芬也過童子所見矣今者所見不惟在吾之詩與玉坡之詩意者太羹元酒天下之至味存焉蓋將求其宜慕好而可以為至樂者焉雖然今之所見

既異於昔安知後之所見不又有異於今者耶願與玉坡深思而極論之而姑記其説以為轉蓬集序

歳寒吟序

余性不能多接物比年閒居頗復喜賓客去年赴召歳晩嚴裝與家人別獨與客數輩俱以來既至數日而歳除為治具延客上坐燒燈灑酒以為客歡酒數行客皆低徊感慨羈旅别離之思見於顔色余亦因以不樂遂罷去改歳數日江都殷子以其所為詩歳寒吟十五章謁余讀未已驚曰異哉夫人之才之詩也悉召諸客使更番讀之每一客讀未終篇諸客從旁皆昂首拊掌大快嘯咏稱善皆曰異哉不圖詩之至此極也讀既已命

酒觴客且曉之曰客亦知遇不遇之有道乎夫殷子居於外五年矣以其雄才藻思奔逸陵轢於詞場意得神王無羈旅別離之感若忘其身之為客者而至曜靈繼轡光流景急感時節之易邁慨青序之復來於是始窮幽情殫徽緒發作於清言麗句之間以視客之辭家匝月更一歲條輒有無聊之感者意度不侔矣且夫殷子天下士也游先揚聲如以寶珍陳於五都之市公卿大夫過焉猶且忽而不察而況乎幽遐之質蘊璞之玉所從與游如僕者又碌碌不足比數之人欲早自振拔於窮巷席門之中一不遇則廢然思返何其過也雖然以殷子之才且賢彼固必有遇也客姑學殷子之學學如

殷子其亦無患乎不遇也矣於是客皆喜而酌盡醉大樂而後罷明日且授其語於簡會殷子介吾友左司農王先生問序於余王先生旦晚且登用將有進賢用士之責者為書其與客游處之言以告之且塞殷子之請焉

海寧查布衣詩序

海寧布衣查君諱容字韜荒一字漸江有文名聞於世歿數年余始得誦其詩余嘗論士必有直方特立卓犖不羈之行其心之所存語言之所發始能不苟同於流俗而後之誦其書者雖千百世之遠猶邈然想見其為人此文之所以可傳也豈不繫乎其人哉若君者於吾

心有所感焉君少時應童子試於有司隸止君摟檢君大怒曰朝廷以取天下之賢士而有司以不肖待之遂拂衣徑去不試以布衣終君生有異禀讀書經目輒不忘於書無所不讀所讀書皆能誦說之論古今成敗人物臧否制度因革地形險易明晳如指諸掌如懸河瀉溜滚滚不窮也顧獨喜飲酒世嘗譏其使酒罵坐然遇人無貴賤皆盡其歡其心所不欲雖貴人不以屑其意以故貴人咸嚴憚之而卒不敢有所加於君嗚乎此豈可易及者與而人或謂其肆志輕世以明高過矣又其甚者或苟得婾合以希一日之虛聲咸指目君為異物而其時安貧樂義之士耆詩書慕林藪不為得失利害

動其心者皆感興於緒論被服於流風君之力亦不爲不多也君吾既不得見今讀君之詩邈然如見其人焉此君之文所以可傳也聲山君宗也曰盍不書是語以爲君詩之序余曰諾爲點定其詩而書之篇首云

吴元朗詩集序

於乎此吾元朗之遺詩也元朗以巍諸孫承先人之緒修其家學詩名蓋於一時而戊辰對策萬言超然獨異予時讀其文廷中曰此必吾元朗也當魁天下已而竟弗得後予在户曹元朗爲郎官以其暇日得與論詩予嘗謂元朗古人有言聲畫之美者無如文文之精者無如詩夫文以載道詩獨不然乎自昔宋初學者祧少陵

而宗義山雖以歐陽公之賢猶捨杜而學韓歐陽公詩不逮文固無可論然亦豈非以韓詩之為尤近於道與近世詩人多學白香山香山之詩視義山為優然當時之人已有議之者而杜牧之為特甚則其弗幾乎道者不為時所重而傳之後世得無流弊也不其難與二子予之鄉人也予不敢諱言之昔有吳中巨公自負攬文章之柄一日謂予人不學杜詩斯可矣予心識其言之非而未有以應也今吾子生長吳中才俊之區能不狃於鄉人之見取其近於道者去其不近於道者此予之詩所以見重於時也元朗以予言之不謬故時時與予論詩今元朗已矣此予之所為悼歎過時而不能自已

也先是予在内閣允朗以曹郎考選科道官
上顧問廷敬此數人中有素知者否廷敬奏言吴環有
文詩名最甚是日試奏議允朗果第一授給事中進都
給事中亡何以宴會細故落職
上惜其才命修書於殿廷及分書得書畫譜予在内廷
又復得與勘其文同時被　命者侍郎孫君樹峯中丞
宋君堅齋學士王君蔡臺給諫王君耳谿皆雅重允朗
雖以諸公蒐羅編譔之勤而允朗尤晝考夕稽爇脂繼
晷殫精積瘁為書百卷將呈進而遭太夫人大故以歸
歸而卒以孝死嗚呼使假之以年其進於道而有為於
世當必有大過於今者葢天之生材亦難矣松棟栢梁

不待百年而斤斧尋焉或芝蘭當戶鋤而去之天之意固若此與抑亦其人之為之與此予所徘徊悼歎而不能解者也元朗卒之明年友人徐子藻光將輯其遺詩而問序於予是以追憶與元朗平昔論文之言叙其仕進退處之大畧如此若元朗之詩之卓然名世而必傳於後者則天下自有公論也故不復詳著云

史蕉飲過江詩集序

比在直廬

上遣中使傳問今之詩人孰與爾等比今或未然其後可冀有成者為誰悉以聞維時以　綸音優異惶恐幾不能對有頃乃言今之大官才士皆為

上所深知臣皆弗能如後進之士臣交游絶少以今所慬而知者則翰林史其周其其人也盖桐埜之詩其始聞於韓慕廬宗伯而蕉飲則恵然既我以篇章者也予以才小任重退居深念蕭然閉門不能盡交天下之賢豪至如二子者或聞而知之或恵然既我以篇章則固予所欣然自慶樂從之游將賴其劘切討論以自策勵使不至於耄老而無成者也夫詩之為物發乎情止乎禮義其至者足以動天地而格神祇窮性命而明道德雖不能至然心竊嚮往焉豈不亦甚惑矣乎而終以窘陋少暇坐荒如此然二子果天下之賢豪閒出者也桐埜久在翰林而蕉飲改官給事中掌垣事今請急將歸

維揚示我以前後所為詩洋洋乎風人雅頌之遺音矣
其氣淵若本乎性也其言藹如約乎情也可以字句求
而不可以字句盡也
上嘗有是言矣
賜廷敬詩序有曰清醇雅厚非積句累字之學所能窺
也於戲此風雅之本原詩人之極致廷敬何足以當之
其惟吾蕉飲乎昔周之盛以文王周公之聖化行俗美
其時名卿賢士賡揚雅頌播諸朝廟下至兔罝考槃之
野人逸民莫不能詩太史采之順其音節被之管絃蓋
詩之為教弘矣今者運值休明人思復古風人之遺未
嘗不在兔罝考槃間也蕉飲歸而涉逵林探澗谷與野

人逸民咏吟嘯歌以遂其樂而予且歸老於田間茅茨竹篳以其餘日引觴點筆遥爲屬和用以忘老至之憂亦以見友朋遭際之隆皆上之明賜將永矢勿替焉而前所云窮性命而達天人者於蕉飲乎望之予老矣弗能幾及已

讀書紀數略序

極天下之至賾者莫如名物紀天下之至賾者莫如數自一名一物以至十百千萬之名物有時而盡自一數以至十百千萬之數用之至於不可勝窮夫一名一物各有本根至於數豈無所自始與蓋數之始至微渺矣而析之縷縷而不盡其變合之渾渾而莫窺其端近而

日用飲食之末遠而家國天下之大原其始而要其終莫不有至理存焉知之坐照而無疑守之服膺而弗失適歸乎性命道德之極致焉數之時義大矣哉善言數者莫如易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能知數之所自始而後能用數以作易易之數始於河圖自漢魏以來洎有宋儒者莫不推言之而卦爻之數始於河圖之中五蔑有能明著之者是以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加倍推之之法又往往支離而弗合言易數者既不知其數所自始則將無以驗之事物體之身心或僅漫視為卜筮之書余滋懼焉往因退居多暇玩索彌年於此恍然自覺有得歲時流邁衰暮緜危欲就正世之有道君子而決

擇所適從也有味哉宮中丞公之讀書以數紀書也予覽之躍躍然有感於吾心焉謂其以數之為可貴也則必能求其數之所自始若矣公味道含經述作不倦上自金版玉匱之書旁及海外名山之籍逑訪遐稽其繁於數者紀之於冊其數之所不繫者罔不穿穴采掇橫見側出於其間如編貝聯珠璨絢震耀盪人心目其善用數也如此予是以因讀公之書姑以向所得於易之言數者引其端以質於公若其精微之指則非親聆公之緒言固不能縷悉其萬一也方公之為是書也

上視河駐蹕淮上公以所撰初卷及義例奏進

上覽而嘉焉命以例編緝夫以學士大夫歸田野處導

幽閑而託篇翰與一人主相上下可否此亦不世見之遭逢儒林之美譚不朽之盛事不惟公一己之為榮而已也書成既進御聞序於予予髦且老而益喜學易乃以其芒芒然憧若有所得者質於公自忘其爝燭之明不足之語於白日之昭昭也不禁其逌然顧影而自笑矣

畢亮四論訂歷科經義序

畢先生亮四生同鄉初不相識及余有母之喪畢先生來弔來會葬久之往謁謝未至數里迷失路別使人瞷畢先生則身自耕於田要所使人留止其家與之坐而食以食畢先生無僮指其所食使人食皆身自食之且

食且自飼其蠶日昳時至畢先生家則蓬藋滿門徑牛
欄雞塒雜置堂下堂中則處其所自飼蠶繭客入其東
一室流塵激凝畢先生擁彗襒席揖客而坐坐定視畢
先生蓋冥然農家者流耳及相與語則談天衍雕龍奭
炙轂過髡吾雖未見其人聞其語意者即畢先生其人
其言是也畢先生家與農民最下者比所守甚危苦而
家獨多藏書滕國君臣事跡典故文字關史家者尤多
其他書皆世所不常見其議論磅礴澶漫汪洋恣肆旁
絕曲摭橫貫勁出指畫口道如瀛海汗瀾浩乎無垠而
天光瑩晶也如蛟龍奮翔鱗介開張而波騰雷動也如
驅騏驥騕褭駕重車臨廣途停策委轡不終日而馳千

里而駑馬顧望嘶鳴躑躅遼乎其後也予所信為其人其言者豈謂過與畢先生語不休予亦歎息不能遽去畢先生飯我以脫粟酌我以流泉因留相與深語而後別居無何為書數千言以所輯錄明以來制科之文數百篇抵予皆手自抄寫旁詁夾注細書如繭絲牛毛每一人則敘其問學治行著述本末可以系之國籍屬之史乘皆所謂世不常見者近時館局編纂家其能有此乎不也畢先生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吾之志也予齎懟非其人而悲畢先生之志惜其將老而無傳也為序夫訂交之所始而因以略著其得於畢先生之萬一者如此

張氏合刻家藁序

古之文近於古之制科之文故工之易今之文遠於今之制科之文故工之難此今之文所由以大遠於古之文與雖然文者載道之器道無古今文無古今也以今之制科之文論之所重者厥惟經義經者聖人之文而聖人之道載之之器也今夫人自少而長亦既服習其器矣其擬諸其心而出諸其言也猶未遠於聖人之道故古今取士之法由宋迄今更數百年其法不可變而經義卒不可廢夫古之將相公卿名當世而傳後禩者由三代漢唐以來何可勝數而自有經義其間將相公卿果皆可以名當世而傳後禩否耶雖不能盡然果猶

及於古否耶若猶未及於古則無乃夫子所謂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孟子所謂行不著習不察或明知之而故叛之者耶識若是是豈文之咎哉使由今之文以求古之道安見古今人不相及也居晉之鄙陶唐有虞氏之遺風猶有存者故其人多君子長者而積學綴文之士亦往往而有而尤加意制科之文若故少司寇東山張公以名進士起家所歷官有聲望世所稱君子長者也其諸昆季攻制科之文合刻家藁而問序於予予非能為制科之文者烏足以序之因道古今制科之文之得失之故又以為士君子所以立志行身當求古人之所以為人以幾於道而不責汲汲焉故今人之所以為文

也

太上感應篇集註序

儒者之學以求誠也而誠貫乎學之終始傳曰不誠無物況學之大乎六籍皆勸善禁惡導吉避凶之書學者服習其文至於老死鮮有明於心而行於身者則亦不誠之故而已矣夫天之與人一誠之所為也故舉念而天監焉出言而天聽焉行事而天視焉禍福之報各以類應亦惟其誠而已孔子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董子曰善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夫善惡積之而至於極則誠矣誠安有不感感安有不應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

能動者也動即感應之謂也古今言感應未有深切著明於此者也予觀太上篇中既列善惡之目而於終篇則要之以語視行三者夫一日之間三者皆備可謂誠矣而又積之至於三年則誠之至矣禍福之應豈自外來乎夫無妄之福無妄之禍君子無所容心焉若夫致自已者正當取之以考其善與不善誠與不誠如是則禍福皆修身之助矣世之諱言之者竊以為過矣一日在內直見查澹遠宦詹手一編專視而貌肅若神明與俱者就而視之則感應篇集註不書撰人名氏其箋釋則先發明義理而後證以事實更引他說以暢之其文約而不漏詳而不雜切近而顯明用之警世勸俗可

以勉進於正而懲創其邪僻與六籍所載勸善禁惡導
吉避凶之指無異焉而澹遠好之如此其誠由是道也
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若旻天鬼神之降監其有裨於
吾儒立誠之學者豈淺尠哉余嘉是書之可以警世動
俗也遂出貲以付剞劂澹遠屬予標其大指於簡端云

筠廊二筆小引

予老而失學欲繼燐燭之勤而靈源翳塞明童昏如嘗
竊自笑吞紙可以果腹食字可以飽蠹世即有之吾弗
能已然以結習驅使不能自休輒欲效海南宗人晨夕
陳五經拜之冀以略識字於萬一者而匆匆塵块中亦
不暇以為以是之故凡以文字見遺者多至累帙少至

尺幅寸箋謹拜而受之雖不能卒業心竊敬愛嚮往焉
牧仲先生見示筠廊二筆本天咫極民彝朝章國是前
言往行具焉余獨能讀之終篇忘其老而倦也先生以
學術為吏治兩開府於東南所至事集民和以其暇益
覃精古學著書滿家筠廊筆其一也今茲晉冢卿總百
官任大事緐而誦詩讀書為文章益不衰此余之所以
尤愛敬而嚮往焉者也先生方以
聖主眷遇之隆出其胷中萬卷書盡展底蘊以贊襄太
平無疆之大業而余且優游卒歲於山巔水涯得先生
所為筠廊之三筆及四五筆而未已者坐卧讀之拋午
枕之書飽殘年之飯樂而忘憂不知其老之至也則予

所得於先生者不其多哉

施鴻臚對菊思親圖引

日居燕市寥寥如無人莊生所謂逃空谷而喜聞人足音者余茲有焉燕市四達九逵日昃朝夕之聚十萬家自公卿百僚下至傭販皁隸狗屠者流唱騶呌譁塞於道踵相接肩相摩也而曰寥寥無人曰空谷不太過矣哉顧余所謂無人非真無人也無至余門之人也謂之空谷奚過乎余有幽憂之疾性又好餌草木藥物之味時時獨求醫於市中庶幾遇其人焉故與吾遊者醫之外無人焉耳矣醫又輙難其人既而得鴻臚施君培菊與之遊稍久吾之所謂其人者其施君與吾私怪施君

何以字培菊曰先人好菊吾覩之所好謹識不忘云爾而能畫者為寫其形曰對菊思親圖培菊以一物之微不忘其親之所好將孺慕之終身焉此其所志為何如也培菊又言始吾里中陳生雲客善畫人貌與吾父遊吾父之存也貌不及畫歿時雲客遊滇南使它畫工畫終不肖心恨之其後客有請畫吾像者輒辭謝去曰吾父像未有畫吾何以吾像為久之雲客歸自謂能追畫吾父蓋昔雲客與吾父以奕遊甚習也至是雲客閉一室靜坐曰取碁枰來狀若對奕者居七日夜每夜深乃闢户相接語畫卒不成竊謂雲客欺我乎明日從辟空中私闚之枰上有像焉驚失聲曰是吾父矣其時老僕

先入户見之拜伏地及吾趨入諦睞之無不肖也大哭
淚滂血出殷紅漬枰紙且哭且拜又轉而拜雲客蓋自
是吾父始有畫像矣夫然後敢請畫吾像及菊語已泣
謂余得夫子一言可以永吾思矣夫畫像細故耳培菊
既鄭重之宜其不忘其親之所好也況其有大於畫像
者哉況其有大於所好之菊者哉吾故樂觀此圖而識
其事以見吾之所取於人與人之至於吾門者皆非苟
然者也培菊名庭銓常州無錫人自其先世有詩書禮
樂之習而兼為醫至培菊十四世矣而有科目者七世
世之為科舉之學者多矣或數世而無其遇焉培菊之
世顯者之多如此則其為醫之道亦可知也夫

乾明寺修葺募疏

澤州西北隅可寒山者澗谷幽窅流泉出焉其閒有寺曰乾明唐天祐十四年剏修由是迄明代加葺理今則棟折榱崩風日穿漏圖像顛墜僧徒散奔余過而慨焉昔郡人裴公騫碑記寺故唐末避兵地也隸澤晉城縣建興鄉砂城里七幹管義興邑都維那劉紹葦居之二十餘年兵定即其處興造臺殿以報佛恩考天祐前二十年所則僖昭之際也戈鋋蠭湧禍亂叢生宦者強藩煽災肆虐昭義一軍孤懸域外而梁晉紛紛夾河爭戰及其後也汴人夾寨之營馬牢之戰烽烟所屆遺壘竄墟近在耕壠室家婦子何得一晌安眠所謂避兵而兵

定者亦聊爾其言而已耳不知當時鋒鏑餘魂朝梁莫晉其何以為生也且又安得此餘閑出其物資以事營建與迄於今千有餘年撫其遺跡感興廢之無端忽須臾而往古世運屢變陵谷依然此邦之人生齒緐興耕食鑿飲樂太平無事之時而溯洄上世念其先祖栖草萊庇風雨恟懼掉眩於兵革鬪亂之間者豈不亦此為極樂淨土而彼為鬼國灰塲此為瑞日祥雲和風甘澍而彼為刀塗血路熱鐵鑊湯也哉然昔也當彼原野蕭條白骨如莽之日猶能斬荒刈穢飛樓涌閣變現於空無而今日者蒙業而居優游於化日光天之下曾不能以財施法施補弊修墜使成跡舊觀泯焉淪替將復為

荒榛衰草童山頹谷也其亦可悲憫而愧恧也夫余里居之始僧来告曰環山前後而居者無慮數十村落長者耆艾有德之士率其子弟炷香作禮發願重修思得居士一言以為之勸其時比歲旱凶民艱於食余不敢遽為詞以請也玆年穀小登春雨頻降僧復來促居士未言將沮衆念余不復能辭因略叙其興造之時代而致歎於始作之易善繼之難諸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乎固不必以余言為勸竊懼其以余言之不違於辭而沮也吾父老子弟擇可而行之毋毀前模毋飾後觀量力稱心毋拂毋怠以底厥成有永其休其尚善圖之哉

海會寺石堰募疏

余每歲冬春之交煮粥於海會之東偏玉鵲菴者三月以食原野道途之人時至其處身自經紀其事自玉鵲迤邐而西平沙曠土度可百畝杖藜獨步遙陟寺門流泉澼澼適出百畝之上若疏瀹而挹注之資其灌溉皆可為沮澤沃壤也而乃皆在荒沙蔓草斷溪亂石中詰其所以若此者蓋傷皆臨河方冬水涸見為空野夏秋水至故為河道失流激急沙草漂流茫洋漫澶其勢可以盡百畝而吞之是以耕者謹避焉且夫將以廣田先須培土一難也田成河衝與無田同二難也不有隄防其曷克田三難也以此三難是以鬱為平沙閑為曠土廢置於溪流石磧之間者今且將千年矣余低徊彌望

浩然而歎於時寺僧言昔者故冢宰巍山張公嘗有意於斯矣輟而弗興今公既歲輸金錢設糜濟衆曷不捐貲築堰堰成而田然後陂山通道舉鍤引渠永作耕畬蔚為水耨歲以所贏粟為粥資其德不更多與余曰唯唯獨善不若與人請與衆共之蓋此邦之民亦既苦矣環邑數百里山多地少沙多土少石多水少今數百里之高山有數百畝平陸不可謂非幸矣而將累土引水築防以其三少搆此三難余何力之與有與衆共之亦其勢也且吾見今留心民事者往往言西北水利近吾邑者惟沁水水既洿下地皆墝埆仰高無所得水利茲寺之流泉如建瓴萬瓶泆然出地上而不能為地用則

豈盡無水與水下之咎哉水利之興肇於魏史起引漳水漑鄴田起之言曰漳水在鄴傍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乃吾聞昔者張公所見與今同非前之人盡知之不及也或者其力有待於衆與沿門持鉢雖釋子之事則然而將興事以濟人則余曷忍辭焉昔起又以漳水不漑鄴田二百畝當行田百畝謂之惡田今儻因衆之力以爲善田　聖朝方以養民墾荒爲政田旣善而賦以正供民牧人長擧斯義以行之爲益溥哉

　男壯履恭校